

# 人菩薩行・ 依教趣證



## 福嚴

會訊



Fuyan Journal

Vol. 65 2020.06

・人間佛教之理論與實踐要義  
・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  
・《法華經講義》編輯緣起

・正見・正信・正行

——給畢業生的贈言

・福嚴佛學院第十七屆

大學部畢業感言

福嚴佛學院 禪七（開恩法師指導） 2020.03.15~21



福嚴佛學院、壹同女眾佛學院聯合論文發表會 2020.05.02



福嚴精舍 金剛法會 2020.05.17



本期主題>> 法華要義

# Contents



自利利他道是諸菩薩摩訶薩道，  
一切智智道是諸菩薩摩訶薩道，  
不住生死及涅槃道是諸菩薩摩訶薩道。

——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

## 慈心慧語

-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02 人間佛教之理論與實踐要義 | 釋圓悟 |
| 10 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    | 釋貫藏 |

## 人間法音

- 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26 《法華經講義》編輯緣起 | 釋厚觀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## 佛法啟示

-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36 「功德無量」——回查「原典」與對讀 | 釋長叡       |
| 42 正見・正信・正行——給畢業生的贈言 | 釋長慈       |
| 44 福嚴佛學院第十七屆大學部畢業感言  | 福嚴第17屆畢業生 |
| 56 論莊子的逍遙與佛家的解脫      | 釋真傳       |

## 梵語佛典

-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58 《中論》〈觀四諦品〉第18頌之觀行與義理解析（十三） | 常精進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## 活動紀實

- 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|
| 63 溫故知新 | 編輯組 |
|---------|-----|



# 人間佛教之 理論與實踐要義

## 《人間佛教論集》Ⅲ 壹、人間佛教要略 貳、從人到成佛之路

作者／印順導師  
導讀／圓悟法師  
整理／編輯組

**諸**位法師、菩薩，大家好：  
這是今天的第三場講座，內容是：壹、〈人間佛教要略〉，有四個主題：（壹）論題的核心：從人修菩薩行成佛，從人出發，最終目的是成佛。（貳）理論的原則：分成三個小點：一、法與律的合一，二、緣起與性空的統一，三、自利與利他的統一。（參）時代的傾向：一、青年的時代，二、處世的時代，三、集體的時代。（肆）修持的心要：就是學佛三要，信願、慈悲，還有智慧。

第貳章是〈從人到成佛之路〉，一樣是分四點：（壹）學佛即向佛學習：這邊導師先破題，從人到成佛應該注意哪些應有的態度？學佛就

是跟佛學習。（貳）唯人為能學佛：口字邊的「唯」是什麼意思？是「只有」的意思嗎？還是「唯一」？之後再看，「唯」還有沒有其他的意思？（參）學佛所不可少的信解，六小點：一、三寶威德。二、諸法真實。三、清淨因果。四、能得菩提。五、得道方便。六、如來聖教。（肆）從十善菩薩學起：凡夫怎麼發心？怎麼行菩薩道？簡言之，菩薩道的核心是以大悲心為因的菩提願，並十善出發而行菩薩道。

## 壹、人間佛教要略 （壹）論題核心

### 一、人・菩薩・佛

人間佛教是適應時代，而且是符

合佛法真理的，從人行菩薩道，最後修學圓滿成佛。這教說在早期的佛教就有，現在只是將它重要的理論，綜合而且整理出來，它不是創新，只是將固有的刮垢磨光。有些人看導師的書或是他寫的文章，就認為導師講人間佛教是適應時代提出來的，事實上不是，他的核心思想是立足於根本佛教之純樸，這個是發見，而不是發明。

人間佛教是佛法的重心，關係到一切的聖教。凡夫發菩提心，初學進而久學、久修，然後到大菩薩，最終要福慧圓滿才可以成佛。而菩薩道是重實行，不只是讚嘆或是信仰佛果的功德就可以。菩薩道的關鍵就是遍學一切法門，重點不是為了自己，而是為了一切眾生。

一般說到菩薩，就以為是文殊、普賢菩薩這種大菩薩，其實，菩薩也有初階的。從三個階段來說，第一個是凡夫菩薩，第二個是賢聖菩薩，第三個是佛菩薩。第三個階段的菩薩功德跟佛相近，如《楞伽經》說：八地以上的菩薩，與佛的自證功德相近；或是《般若經》說：十地菩薩名為佛地。龍樹在《大智度論》裡就用十四、十五的月亮來比喻，菩薩地和佛地是很接近，這樣的大菩薩是要修

二無數大劫以上，才可達到。第二階段的菩薩是已發菩提心、已登菩薩位，從賢入聖，是從三賢到十地，三賢就是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。第一個階段就是新學菩薩，是一般的凡夫或是內凡夫，內凡是從十信開始。第一個階段菩薩，他的心行、修行、根基，如果是很薄弱，還是會退失。在《大乘起信論》講，信心成就才是發菩提心成就，因此，這一階段的重點是在修學信心，信心成就，等於十信位成就，便進入初住。

## 二、凡夫菩薩

以人間凡夫的立場，發心修菩薩行，略有兩點特徵：第一點是具煩惱身：要認清自己，知道自己有種種煩惱，用佛法去調伏它。第二點是悲心增上：初發菩薩心的，必有宏偉超邁的氣概，以利他為重。初發菩提心的，除正信、正見以外，還要力行十善的利他事業，以護持佛法、救度眾生為重。

## 三、有的人因誤解而生疑難

人菩薩行十善，跟人天乘的行十善有什麼不一樣？初發心菩薩要先具足正信、正見，利他為上。發菩提

心，勝解一切法——身心、自他、依正，都是展轉的緣起法。身心是指五蘊和合的身心；自他就是與其他眾生的互動關係，生活在這個社會，必跟其他人有產生密切的互動，相互影響；依正是我們所居住的器世間。這些，既然是緣起法，所以是畢竟空。依據即空而有的緣起慧，引起平等普利的利他悲願，廣行十善，積集資糧；跟人天乘行十善是不一樣的。

怎麼樣去救度一切眾生呢？就是觀一切眾生，無始以來與我們互為眷屬，所以一切眾生對我們而言，都是有恩有德。依十善的人間正行，化成悲智相應的菩薩法，就與所謂自私的人天果報是完全不同。

## (貳)理論原則

### 一、法與律的合一

在印度大乘法弘傳，受本生談的影響，認為菩薩是獨來獨往的，不太重視有組織的集團，這或許是大乘佛法晚期衰變的原因之一。可是在大乘經裡面，常看到菩薩常與無數菩薩俱，就是有組織的集合。其實，僧團包含了法與律的兩大特色，就是「導之以法，齊之以律」。

根本佛教的特色是規範行為和淨化煩惱，如果是上根、利根的眾生，自出家修學，當然可以自重自勉。可是，有些中、下根性的行者，就需要規範完整的團體。依團體的和合清淨力量，於其中安心修行。簡言之，藉由集體的力量來規範自己的行為，淨化內心的煩惱是根本佛教的特色。人間佛教依循佛教古義，重視法與律的合一，也就是「導之以法，齊之以律」。

### 二、緣起與性空的統一

法律並重，是初期佛教的精髓。緣起與空，是中期大乘的特色。事實上，緣起性空，在《阿含經》就有說到了，但可能是為了適應當時的眾生，著重個人解脫的特性，所以對緣起性空中道，佛只是大約說明，沒有廣博的開演。直到佛滅後四五百年，大乘佛教才使得緣起性空的中道，說明得更清楚、完整。空並不是沒有，空就是諸法的無自性。無自性就是緣起諸法不會固定不變，什麼情況都是有可能，如同水有固態、氣態、液態三種變化；如水有自性，就不可能改變。我們常說，「生死即涅槃，煩惱即菩提」，並不是說生死就是涅槃，煩惱就是菩提，而是因這些都是畢竟

空、無自性的，所以說：「生死等於涅槃，煩惱即同菩提」。緣起與性空的統一，就是現空無礙的中道，以此為人間佛教的正義。

### 三、自利與利他的統一

聲聞僧是重視自身的調伏、自身的解脫，稱他是自利，可這樣的自利，並不是自私自利，為自己設想，跟一般的凡夫還是有差別。大乘不但重視調伏自身的煩惱，也重視怎麼去幫助別人，從利他來完成自利，從利他的過程來減輕煩惱，而達到自利利他的統一。

#### (參)時代傾向

##### 一、青年時代

青年的時代，少壯的青年慢慢成為社會的領導中心。中國佛教一向重玄理、重證悟、重往生，這跟青少年是沒辦法相應的。用六度四攝來攝化青年信眾，發願普度一切眾生，這與青年的心境相近。人間佛教的動向，就是培養青年人的信心，發心修苦行。

### 二、處世時代

一般人大都戀世，耽著世間的欲樂，而佛教本來是在人間，過去深山修行，已不適合現在這個時代。大乘菩薩是出世又入世，也就是以大乘入世精神弘化，適應時代的改變，而行菩薩道。

### 三、集體時代

佛教本是重視團體的生活，佛教的集體生活，有著三項特色：互相教授教誡，互相的慰勉，互相的警策。教授教誡就是互相切磋，互相學習；如有退道心的，我就用柔軟語去安慰他，讓他有信心堅固向上；要是想放逸懈怠的，就用嚴肅的態度提醒他。在漢傳佛教或是僧團裡面，常說空納信施，將來的果報會很苦，警策行者不要放逸、懈怠。

僧團教育可說是自我教育和大眾教育的道場。在學校只有老師教學生，在僧團裡面是互相的學習，所以教授教誡、慰勉、警策，是僧團的真精神。在團體中可以實現真自由，那邊所說的自由，不是現代所說的人權，而是不受到煩惱繫縛的真自由，這個唯有斷盡煩惱才有辦法實現。在

清淨和樂的團體生活，做到知過必改，人人向上，和樂共處，養成光風霽月的胸襟，清淨莊嚴的品格。淨化自己，健全佛教，發揚正法，都可以實現。

### (肆)修持心要

依人間善法而進修菩薩行，導師從一切經論中點出三個字——信、智、悲，信包含了願和精進；智又包含了定，還有方便；悲包含了施、戒、忍。信是修學佛法的第一步，沒有信，一切佛法的功德不能生。在《大智度論》提到：「信為能入，智為能度」。智是解脫生死的根本，斷煩惱、體悟真理，一定要有智慧。跟聲聞乘相比，大乘佛法特別重視慈悲。

「信為欲依，欲為勤依。」有了堅固的信心，就有強烈的願欲，希望達到，想要達到，就要努力去實踐，所以就有精進，故簡言之，有了信心就有願，有精進。智慧可以含攝定，深智是離不了定，依定修慧，定是慧的基礎；有了智慧，一切的善巧方便，都可以成就了。悲又包含施、戒、忍，那悲是利他的動力，如損己利人的布施，此外，還有節己和眾的持戒，制己恕他的安忍。依人天乘行

而學菩薩道，依此信、智、悲三法，攝得六度四攝。啟發信心，引生智慧，長養慈悲，這是大乘道的根本法門！

信、智、悲這三者的成就，信是莊嚴淨土，智是清淨身心，悲是成熟有情。信（願）能莊嚴淨土，這是往生他方淨土，或者造莊嚴的淨土，這些都是由於深信佛身、佛土功德，發願積集功德而成就的。智能清淨身心，體悟真理的時候，能斷一切煩惱。如得了正智（無漏智），自然能清淨三業，言行舉止如法如律，不會跟煩惱相應。悲是能成熟有情，不管是用實物，如衣服、食物等來救濟，或在政治上施行良好的政策，使人類享福。

菩薩的救度有情，主要在激發人類向上的善心。所以，遇到人天善根的，就以人天法來教導；如二乘善根的，以二乘法來度脫；有佛種性的，就以大乘法來攝化。可是，總的來說，行菩薩道最終目的，是要引導眾生都可以成就佛道。菩薩道的三大事，就從所謂的起信心，生正智，長大悲的三個功德（修持心要）中得來，而且要平衡的發展。

## 貳、從人到成佛之路

### (壹)學佛即向佛學習

學佛就是要向佛學習，由人學佛要學什麼？應該要怎麼學？從最高的理想，究竟的目標來說，就是成佛。再者，因眾生的根器、習慣、喜好不同，所以有種種的法門、方法，不過最後還是要成佛。而最直接的修行方式，就是從人修行菩薩道，最後成佛。

學佛應有的態度是：一、不為後世的福樂而學，如說生天，為什麼天還不夠究竟？還不夠徹底？因為天享受福樂盡了，還是會還墮。二、不為自身解脫而學，前面簡別了人天乘，接著簡別所謂的聲聞乘。三、是為了佛的大菩提而學。修學的內容不外乎是：信願、智慧、慈悲，但初學者或有所偏重：（一）「重信願，求菩提」，相信佛有無上功德，最究竟圓滿，因此發菩提願，行菩薩道——這是偏重於信願。（二）「重智慧，向法界」，想要了解人生真理是什麼？探究宇宙的真理？發現只有佛才可以圓滿了知，所以學習佛的大智慧，發心修學——這是偏重智慧的。

（三）「重慈悲，救眾生」，有的想到人類眾生的苦痛，唯有學到佛的善

巧方便，才有辦法徹底救度眾生，所以發心修學——這是偏重大慈悲的。簡單的說，學佛之路有多元，但要成就，必須信願、智慧、慈悲三者並重才有可行，如果偏重哪一方，是無法成就佛道。

### (貳)唯人為能學佛

「唯」當然可以說「只有」，但以漢字來說，還可以有「因為」的意思，因人可以成就佛道。這或許有人會質疑，只有人才能學佛？當然不是！這邊先從人間的的特色談起：從環境來說，人間苦樂參半，有助於修行。其次，人類的三特勝，即憶念、梵行、勇猛。憶念勝，事實上跟智慧是有關係的，梵行勝與慚愧、慈悲有關，勇猛勝是跟精進有關係。

經說佛性有四德——智慧、慈悲、信樂、三昧，其中，智慧對應人的憶念勝；慈悲對應梵行勝；信樂對應勇猛勝；德行通於慈悲。有信樂必精進，人的三特勝，也就是佛性四德中的三德，這個意思就是依人而修學容易成就。先對於其他眾生的生長環境與特點，由人修學易成就佛道。佛性功德，人身最為發達，所以人才能學佛成佛。從人道直趣佛道，就是從

人發心，依三心修菩薩行，而直趣佛道；修人天乘、二乘，基本上就是迂迴。

### (參)學佛所不可少的信解

第一個是三寶的威德：信仰佛的功德，依法修學而成就。

第二是諸法真實：諸法即所有一切事物，我們所知的世間，都不是真實的。用兩點來作說明：（一）一切都在變化，就是諸行無常。（二）世間是相對的真實，非究竟。有善就有惡，有生就有死，這都是相對來說。真正學佛的，要信解在變化無常、種種差別之中，有永恆的不變，平等無差別的真理。無常變化，種種差別，事實上就是緣起的世俗相；永恆不變，平等無差別，就是一切法空的真理，也就是緣起和性空的合一。

第三、清淨的因果：一般懂佛法，都重視因果，但所了知的因果，並不

見得都是清淨的。殺、盜、淫、妄這些惡業，當然是不清淨；然而，就算是布施、禮佛、念佛這些善行，為什麼也不一定是清淨的？因為有自我的成份，有為未來得到善果報的意念，這個就不清淨。簡單的說，這就是自性見、我執。雖然行善，但是因雜有自性見、我見，所得果報都是不清淨、圓滿，不是出世解脫的資糧。所以，學佛要信解清淨的因果，修集清淨因，得出世究竟樂。

第四是能得菩提：了解有清淨因果、諸法真實、三寶威德之外，還不一定可以學佛成佛。有的人認為我太愚笨了，或太忙碌了，不能信任自己，所以要相信自己能成就大菩提。

第五、得道方便：依修學的方法得到成就，這就叫做得道方便。

第六是如來的聖教：我們都不是佛，怎能知道成佛的方法？相信經論所說，依之求了解，有了信心，那就增加學佛的力量。確信佛菩薩或是聖者，他們都已經修學、親證真理，我們只要依著他們的腳步，緩慢前進，雖然是緩慢，終是會到的。如果第一步都不邁出的話，是永遠無法成就佛道。

## (肆)從十善菩薩學起

對佛有了充分的信解，就要從十善菩薩學起。菩薩發心修學有兩個重點：一、以大悲為菩薩的發心：菩薩發心，當然包含了信願、智慧，而重心在大悲心。怎麼生起大悲心呢？以「自他互易觀」，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，將別人當作自己，所知道別人會痛苦，故不忍心去傷害他。除此之外，導師在《學佛三要》的〈慈悲為佛法宗本〉裡提到：「親怨平等觀」，這就比較難了，要把冤人當成自己的親人。佛教講「冤親無定」，所謂的親族、仇敵，實際上是沒有固定不變的。在無止盡的輪迴中，一切眾生與自身有著密切關係，既是親人，也會成為仇人。因此，以無我觀一切眾生非獨立個體，消除冤親的差別。依此，生大悲心，發無上菩提願，終能成就佛道。

二、十善為菩薩正行：以菩提心行十善，是初學的菩薩，也稱為十善菩薩。從作持而言，十善是對治十惡的十種善行，如：不殺生，不只離殺生，而且要愛護眾生。菩薩戒的行持，不只有消極地制止，更要積極去做善行，這與聲聞戒律有點不一樣。十善菩薩是初發心菩薩，是發以大悲為因的大菩提心，這菩提願，就是無上菩提。

人間佛教強調的，除了具足信願、慈悲、智慧三要之外，一定要知道我們仍是凡夫，所以，不應考慮時間的長短，法門的難易、多寡，或者，擔心一定要有什麼成就，才可以濟世利人。應該踏實地從人出發，從幫助別人的過程中，慢慢地降伏或是減低自身的煩惱，這應是較為務實的觀念與態度。¶

# 契理契機 之人間佛教

## 《人間佛教論集》IV 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

作者／印順導師  
導讀／貫藏法師  
整理／編輯組

### ◎總述講演目次

**諸**位法師、各位居士，大家下午好：

我們是這次活動的最後一個部分（第四部分）——〈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〉。佛法最重要的就是「契理契機」。因為佛法是宗教，要能夠適應一切眾生，只要願意學佛的，都可以在佛法中得到他應有的，相應他的程度而能得信解、得利益，所以契機非常重要。但是如果專重在契機，而忽略佛法的真實意義，這樣的契機即使好像蓬勃發展，其實跟佛法是沒有關係的。如果只專重在契理，就曲高和寡，只能度少部分人，那不僅失去了佛的大慈悲，也失去了佛的大智慧，因為佛的大智慧是能夠應機說法的。應機說法不僅是表現佛陀的大智慧，更是表現了佛陀的大慈悲。佛教為什麼不像基督教一本聖經就好？我們有

三藏十二部，是嗎？這不是在表現佛陀智慧的深廣，而是在深廣的智慧當中，表現了佛陀的慈悲。

〈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〉寫於民國 78 年（84 歲）。導師一生的著作，除了《永光集》幾篇文章（導師百歲嵩壽才出版），這一篇是最後一年寫出的，可說是總結了導師一生的心血。現在，人間佛教可說是佛教中的顯學，大家都在說，就讓我們來理解導師所說的人間佛教。先大要的說明導師如何論述這篇文章，來看目次。

第一節〈探求佛法的信念與態度〉，即說到導師用什麼樣的信念、什麼樣的態度來探求佛法。這一節大概又可分為三個段落，就是探求佛法的信念，還有研究佛法的態度，然後接下來的結說就具體而微的說到，一生探求佛法的信念與態度就是為了抉發出「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」。

第二節〈印度佛教思想史的分判〉，即依著史實將印度全體佛法作出分判，可說是導師一生心血的總綱，也是佛教全體思想的總綱。導師有五期說、三期說，或三期再分成四期說，更有大乘三系等，這就是導師的判教。在這樣的宏觀下，以第一節所說的信念與態度去深入法海作探珍的大事業。

講完依著印度佛教史實所作的分判，接著第三節〈從印度佛教思想史論臺賢教判〉，就對比中國傳統佛教的判教。中國佛教傳統的判教，以天臺宗、賢首宗最為完善，所以就跟這兩家作一些比較。古德的判教是怎麼判呢？他們認為印度全體佛法都是佛陀一代時教說出來的，就是釋尊在這一生中說出來的。這樣的判教，如我們常聽到的三照喻，日出先照高山，次照幽谷，次照平地，其中先照高山就是先說《華嚴經》，這是不符合印度佛教歷史上出現的前後次第。又如天臺宗的五時八教，其中的五時就是一代時教的先後次第，也是不符合歷史的；但是他的八教說，化法四教與化儀四教，其中的化法四教就是藏、通、別、圓，這是依著天臺宗的義理，對印度全體佛法教理的淺深作分判（所以本節的標題不用「判

教」，而用「教判」，教就是教理，佛說的教理）。對於教理去判攝他的淺深，最淺的就是藏，再來通、別，最後是圓。依著天臺宗的義理來作教判，就跟印度佛教史上出現的先後次第相近，包括賢首宗的五教——小始終頓圓。但是這是依著天臺宗、賢首宗的宗義來分判教理的淺深，是不同於導師依著印度佛教史所判出的淺深教理。

這一節可以把他分為三部份：第一個是古德的判教，以為一切法都是佛的一代時教，並不符合歷史上的出現次第；第二個講教判，古德的教判就符合了歷史的次第，所以比對藏通別圓、小始終頓圓的教判；然後第三部分特別提到大乘三系，大乘三系是導師思想非常重要的特色，但是導師在這一段也說到，不但太虛大師已有說到過，古德也有，這樣看來，導師再說好像也沒什麼了不起，其實，其中是大有可說的。導師與先賢的真正差別在哪裡？是抉擇取捨的不同，也就是對各期佛教教理淺深的分判不同。天臺宗以圓教為最高，賢首宗也是（他們的圓教有同也有不同，在導師內文有講到），虛大師的思想核心也還是這個，對於這樣的抉擇取捨不同、教判淺深不同，是導師與他人真

正的深刻的而根本的不同。我們不要輕忽這樣的不同，佛法真正的智慧就在能夠抉擇，佛教說一切是緣起法，佛法的智慧是能夠在適應世間當中，擷取好的、簡除不好的，進而從中超拔出來，釋尊就是在人間依此而成佛的。如果沒有導師從全體佛法當中作出深徹的抉擇，很多人在哪一個地方學會了一個法，受用了一個法，就認為那個法是最高最好最正確的，在藏傳的地方就認為藏傳的法最高，在巴利文系的地方就認為南傳的法最正統，在中國就自以為最圓頓，我們聞思了導師的佛法思想，千萬不要落入這樣的圈套中。

現今的佛法存在何處，要在哪簡擇啊？在現存的三藏中作思擇。包括重修行的，自稱已到什麼果位的，也還是要說他是根據什麼論典、什麼經典。導師就是從現存的三藏當中作抉擇，千萬不要以為這就只是一個學術性的研究。有人請教導師：「導師您的著作，有人說是知識分子的床頭書，只是理論的，想請您自己說哪些書是談修行的？」導師隨舉了兩本書，一本是《成佛之道》，《成佛之道》是從全體佛法來談種種修行皆共成佛道，這我們還容易理解。而另外一本書就是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

開展》，這就不易理解了，導師這樣說：我們說發菩提心修大乘法，千萬不要連什麼是菩提心、什麼是大乘法都不知道。導師這樣一說，我們就能夠理解了。其實，不但這兩本，導師的全部著作都應如此等觀，才能看到導師智慧深廣當中，不忍聖教衰、不忍眾生苦的悲心。導師一再的說到，釋尊所證的不可說，但不說我們不能知道不能依教奉行，而釋尊即以聖道為中心而方便開示的；又說到我們佛弟子所歸依的法，是以中道法為根本為中心而統一真諦法與解脫法；又說到為了實踐佛法，不能不有義解的佛法，正見不但是八正道的第一支而且貫徹八支；更說到佛法中的神奇與臭腐，行踐就是試金石。順帶一提，導師從他的全部著作中信手拈來的兩本書，皆與菩薩的正常道——人間佛教的人菩薩行有關，也就是導師一生所深信而要弘揚的佛法，從這裡亦可見導師是心心念念的不離，就如這篇文章末後所說的：「現在，我的身體衰老了，而我的心卻永遠不離（佛教）少壯時代佛法的喜悅！願生生世世在這苦難的人間，為人間的正覺之音而獻身！」

這裡還想說一下，藏傳有宗喀巴的兩本廣論，顯教的《菩提道次第廣

論》，密教的《密宗道次第廣論》，在《菩提道次第》的前面就已說到，若因緣具足有能力就要進修《密宗道次第》，以無上密為最高，而無上密是淫欲為道的（不論是實體的或是智印的）修天色身，還說不修天色身不能成佛，所以導師說：「宗喀巴所樹立的黃教，是通過「菩提道次第」（要知道，不是要你廣修菩薩行），而進修神秘、欲樂、他力、急證的「密宗道次第」。如法尊、能海去拉薩修學，不都是學得無上瑜伽的大威德而回來嗎！」由此，我們更能體會為什麼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就是在談修行。

談完了導師對印度佛教史的分判以及跟中國古德教判的對論，接著就要說到印度佛教演變過程的具體內容，即第四節〈印度佛教嬗變的歷程〉。這部分用兩個方式來觀察。第一個方式是用「人的一生」來觀察：人的一生可大分為誕生、童年、少壯、漸衰、老死五期，在人生的一生當中，我們要取哪一期啊？當然是少壯期，相對於佛法的五期，就是初期大乘。那為什麼佛法的發展會出現少壯期、漸衰期、老死期等現象呢？現象的出現必有他內在的原因，所以就接著以第二個方式探討各期的佛教思

想到底是什麼，是怎樣的不同思想而表現出童年、少壯、漸衰、老死這樣的不同現象？這第二個方法就是對各期思想的演變作審密的觀察分析，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佛法是宗教，解與行是分不開的，表裡是合一的。

了解了各期佛教的思想後，接下來就要將這些不同的思想，安置在全體佛法中恰當的階位。但是位階的種類要如何安立，所以接著第五節〈佛教思想的判攝準則〉，說到導師是依據龍樹菩薩的四悉檀，來判攝各期佛教的思想。導師對於位階的安立也要有個依據，甚且將龍樹四悉檀的依據，溯源到：古代傳來的，對結集佛說而分為四部阿含，其各部的主要宗趣。這樣說來，釋尊自己就是用四悉檀說法。導師依四悉檀來作分判時，不但用來判攝阿含，更用來判攝自己所分判的四期佛教。最後說到先賢的教判跟導師的分判是相通的，但抉擇取捨不同。這個不同我們不要忽視，這是關鍵的不同、根本的不同。佛法最重要的就是正見，佛是一切智者，佛應機說法就是用四悉檀說法，所以我們聞思經典，要怎樣的用恭恭敬敬的態度，來作智慧的抉擇，佛這次說法的對象是什麼根機？佛是用什麼悉檀來說法？有時我們說佛

這個說法是不了義，這不是輕慢佛，因為佛是要應機說法的，佛的不了義說，對佛來說是從法界而來的大悲等流，是佛的方便智。佛法深廣無比，深廣無比就一定要有的淺深階位。八萬四千種法門如果都一樣的話，那就糟糕了，就如同世間說幼稚園和大學一樣，那就有問題了。抉擇得一清二楚，而能從方便到究竟。佛法的方便，是能夠依著方便到究竟，那樣的方便才是佛法方便。就如同幼稚園有幼稚園可以學習成長的，畢業了就有能力上小學，依次漸進到大學。

以上各節可以說是重於理論觀念的說明，以下各節就重於具體內容的說明。第六節〈契理而又適應世間的佛法〉。標題的「適應世間」就是契機，所以這一節所說的佛法，就是契理契機的人間佛教。導師的人間佛教是「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、宏傳中期佛教之行解（梵化之機應慎）、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」，這一節就是具體說明其中的涵義。這裡所說的中期佛教是指初期大乘，又雖宏傳中期佛教之行解，而其中梵化的徵兆應該戒慎。導師一生所抉擇出的人間佛教人菩薩行，是導師法身舍利中的摩尼寶珠，是導師一生心血的結晶，是導師為佛教為眾生的心意。這就是導

師所說的純正的佛法，導師的純正沒有排他性，只是給以應有的階位，就是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，宏傳中期佛教之行解（在宏傳中期佛教之行解時，天化的先兆要小心），並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，其中有一個原則：不神化。因為這是人間佛教，神化是背離佛法的，是人間佛教的大障礙，以不神化為原則，古代經論的解理明行，都有他可取可用的地方。所以導師的純正，不是排他，不是說別人就不純正，不是這樣的意思，而是依釋尊的本教，抉擇世諦流布中的佛法，還他在全體佛法中應有的階位，最重要就是不要天化、不要神化。

宏傳中期佛教之行解，中期佛教如果依導師的人生譬喻，那就是少壯期，少壯期就是初期大乘，所以接著第七節就特別談到〈少壯的人間佛教〉。少壯期的人間佛教，是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。根本佛教就是釋尊時代的佛教，是人一生當中的童真期，相對於「少壯的人間佛教」，可說是「童真的人間佛教」，其最重要的淳樸就是人間化，三寶也是人間的三寶。早上各位所研讀的〈人間佛教的緒言〉當中，特別談到人間佛教的三寶觀，就是人間的三寶，這就是淳樸，就是不神化。童真充滿活力，是

可稱讚的，但童真而進入壯年，是更有意義的，所以導師抉擇出：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，宏傳中期佛教之行解，也就是人間佛教的人菩薩行，而其中天化的傾向要特別的留心。

第八節〈解脫道與慈悲心行〉，是要特別作一些解釋，因為導師是宏傳中期佛教之行解，而又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，而一般稱根本佛教為小乘，以為缺少慈悲心，怎麼能作為人菩薩行的根本？所以這一節就特別對這作一些解答，說明釋尊應機的解脫道跟慈悲心行是沒有妨礙的。

既然已經知道要弘揚少壯的人間佛教，也了解這樣的大悲為上首的人間佛教，跟解脫道的解脫心並沒有妨礙，也就是了解了人間佛教人菩薩行的真實內涵，接著就要進一步了解如何去實行以充實其內涵，而第九節〈人菩薩行的真實形象〉說明的，就是以三心為基本來行一切善法，而初學者要依三心來行十善，十善菩薩在大乘經典裡經常看到。初發心的菩薩、凡夫菩薩，要修對菩提心的信心，所以經典名為十信菩薩。但十信菩薩要怎樣修對菩提心的信心？就是大乘三心相應的修十善，所以又稱為十善菩薩。我們一般一想到菩薩就

是觀世音菩薩、地藏王菩薩，但這些大菩薩是博士班，忘了菩薩還有幼稚園的初心菩薩，而大菩薩也是從這裡開始的。雖然我們說要作菩薩，但不能作泥菩薩，所以我們要修十善，這樣就可以很明確的知道自己。讓我們不要誤會自己，而且可以很明確的回答站在解脫道而譏嫌菩薩道的人：「菩薩發心要遠大，但是實踐要從切近處做起。」不是嗎？就好像小孩子說我以後要當總統，要利益國人，但要先做學生，先從幼稚園讀起，然後小學、國中、高中、大學。菩薩的行踐要從切近處做起，切近處就是十善。行十善而跟三心相應，那就是菩薩行，就是成佛的資糧。這樣就免除了我們對自己的誤會，也免除了別人對菩薩道的譏嫌。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觀念，否則不要別人譏嫌，我們自己的內心深處就有點說服不了自己。

真實的形象，就是說到具體的行持；但是當我們具體去實行的時候，一定要目標正確，所以接著第十節也是最後一節就說到〈向正確的目標邁進〉。

以上是先讓我們了解整篇文章的文脈次第，接下來看導師的內文就可以比較快了解。

## ◎正釋本文

### 一、探求佛法的信念與態度

導師一生都在探求佛法，他是用什麼樣的信念與態度來探求佛法？導師的一生，都在思擇他所要歸依的佛法，而且深信自己所深擇的佛法，依教奉行。佛法是宗教，但不單單是歸依外在的三寶，還要把佛法實踐在我們自己身上，我們依著三寶來修行，最後自己亦成為三寶。導師這一生在修學佛法的過程中，是本著一項信念，不斷地探究佛法，想從全體佛法中抉擇出所要弘揚的法門。這一項信念，一生為此盡力的，也就是導師的核心思想，在民國31年撰寫的《印度之佛教》的自序當中就已明白說到：「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，宏傳中期佛教之行解（梵化之機應慎），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，庶足以復興佛教而暢佛之本懷也歟！」這就是導師所深信的，也就是導師所要弘揚的佛法。其中「庶足以復興佛教而暢佛之本懷」，如果依契理契機來說，復興佛教是重於契理還是契機？復興佛教是重於契機，因為沒有契機，復興不了佛教。復興佛教要在哪裡復興？佛出人間啊，所以要契合現在這個時代的根機（青年的時代、處世的時代、集體的時代），將教化的對象

著重在我們人類自己。復興佛教就要契機，那暢佛本懷呢？暢佛本懷就要契理，依深觀而廣行。導師自序的這段文，其實就已大要的說明了「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」的內涵。

這篇文章，導師是在這個時代寫出來的，那這個時代寫出來是要寫給誰看？就是你我啊。如果用世間話來形容，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。佛法要契機，還要契理。佛法的中道實相，要依人菩薩行這樣的深觀廣行，才能夠真正究竟圓滿的實證而成佛。而這契理的人菩薩行，又正好契合我們這個時代的根機。就在研讀這篇文章當中，我們可以生起這樣的歡喜心：何其有幸，能恭逢其時，正該這個時代聽聞到這樣的佛法，這樣的佛法是適應在這個時代的我，是可信可學而能信能學的佛法。

「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，宏傳中期佛教之行解」，就是導師民國38年在《佛法概論》自序中特別說明的刺透兩邊（不偏於大小，而能通於大小）的大小共貫；而導師也特別讚揚龍樹《中論》（通論《阿含》）的大小共貫，也一再闡述三法印即是一實相印。本文的第八節，也在說明解脫道跟慈悲心行之間沒有妨

礙，導師的這一信念是有他的根據。這麼早就提出這樣的說法，還說一生就是為此而盡力，或許有人會疑惑，一般不是會隨著研究的深廣而有所調整嗎？為什麼他這一信念一生都不變？這是有因緣的。引發導師這一信念，是導師在家初學佛法的時候，發覺佛法與現實佛教界的差距太大，而出家八年以來研究的結果，才知道現實的佛教界雖然受到不少中國文化的歪曲，然而佛法的漸失本真，在印度就由來已久，而且越到後来越嚴重，所以不得不將他一生的心力投注在印度佛教的探究。現在世界佛教的三大文系，也都是淵源於印度佛教。現在三大文系所傳的三藏主要內容，就是相應於印度佛教的三期，所以我們一定要了解印度佛教歷史的演變，才能夠看出現在的三大文系在全體佛法當中的階位與價值。當導師研究得越深越廣越具體，越是能清楚明白的看到這一信念的正確性，而當我們能這樣的閱讀導師著作，也才能真正看到導師的心髓與精神。

導師決定要探求印度佛教，他探求的立場跟目標到底是什麼？就是使佛法能成為：適應時代，有益人類身心，以人類為本的佛法，也就是人間的佛教，人間佛教的人菩薩行。導

師從《增一阿含經》中讀到：諸佛皆出人間，終不在天上成佛。只有人才可能成佛，也只有人才能夠真正的發菩提心學佛。以這樣的立場來抉擇印度全體佛法，探其宗本，明其流變，然後抉擇而洗鍊，成為契理契機的人間佛教。這契理契機的人間佛教，就是導師一生不變的信念，亦是導師一生為他而盡力的。

導師用什麼樣的態度來探究？不是為了研究而研究，而是為了佛法而研究。他的研究方法是什麼？在這裡分三段說明。第一就是依導師的一篇文章〈以佛法研究佛法〉，用三法印來研究佛法，具體內容大家可以去參考。在這裡要特別要提到涅槃寂靜印。導師說到，涅槃寂靜是研究佛法者的究極理想。導師一生為什麼研究佛法？就是秉持著不忍聖教衰、不忍眾生苦。為什麼不忍聖教衰？還是因為不忍眾生苦，因為只有聖教才能真正救度眾生，所以不忍聖教衰並非只是為了聖教，而是為了能真正救拔眾生，離生死苦得涅槃樂，所以這兩者是不相離的。如同導師在《成佛之道》這樣說到：不忍聖教衰、不忍眾生苦，依此為緣而生起大悲心。所以我們不但要覺得佛法很好，更要不忍現在佛法的衰落而生利他為上的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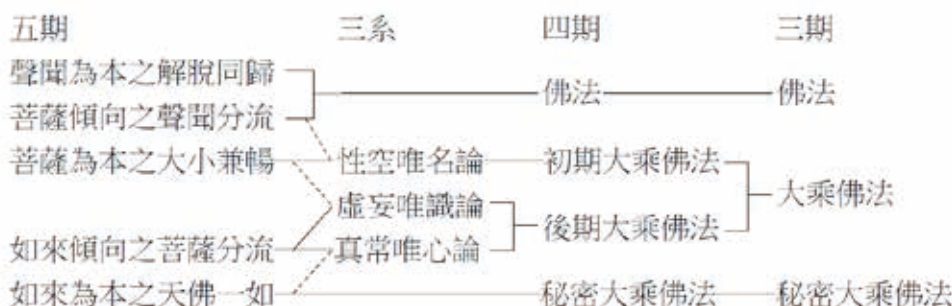
心才好。如何以三法印研究佛法，大家可以去詳讀全文。依三法印來研究佛法，才不會變質而成了違反佛法的佛法。

第二是導師在〈談入世與佛學〉這本書講到：想喚起佛教徒的自覺，不要一直滑向世俗中去。現在的學術界就是用客觀的研究法，不要有思想，不要有信仰，單純用客觀的方法來研究。導師這篇文章說到，有重經驗的佛學，也有重客觀的佛學，而其實佛學是經驗跟客觀相結合的。佛學是佛法的修學實踐，但為了實踐的佛學，不能不有義解的、理論說明的佛學。如果以經驗與客觀相對來說，導師是重於客觀的理智的抉擇全體佛法。然而導師的客觀，是以涅槃寂靜為理想的，是不離經驗的客觀。導師雖重聞思研究佛法，但重視宗教性、求真實，並以古為鑑。古代好的就拿來用，古代已經有流弊的就不要用。導師說佛法是宗教，但不是一般的神

教，也不是一般的文化，一般的文化就世俗化了，所以導師特別強調不要一直滑向世俗，不要沒有信仰、沒有思想的來研究佛法，那是極大錯誤的。

第三在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自序中，導師提到他對於《印度之佛教》不太滿意，不想重印（但後來還是再出版了），想要重寫，寫成幾大部，寫出的第一部就是這一部，在這本書的自序就說到導師的八大根本信念與看法，就是用這作為研究佛法的準則、態度。導師在序中更說到，現在來看這部《印度之佛教》，二十五年前的舊作，當然是不會滿意的，但是有一些根本的信念與看法，到現在沒什麼改變，這些根本的信念與看法對他的著作，應該是最重要的！重要到什麼程度？導師這樣說：假如這八大信念與看法是大體正確的，那麼即使敘述與論斷錯誤百出，仍然不掩失其光采。否則，正確的敘述，也不外乎展轉傳抄而已。

## 二、印度佛教思想史的分判



接下來，我們來看第二節。這節就說到導師依著史實，對印度全體佛教的判教。在《印度之佛教》分為五期，在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分為三期。我剛才說到，導師對《印度之佛教》這本書不太滿意，想分為幾大部來說，第一部就是這本書。這本書將印度佛教分為三期，與《印度之佛教》分為五期，這兩個分判不相違，而各有他的特色。

例如五期說，請參考圖表，第一期是「聲聞為本之解脫同歸」，第二期是「菩薩傾向之聲聞分流」，第一期就是一般所說的原始佛教，第二期就是部派佛教，聲聞部派的分流是往哪個方向分流？就是傾向菩薩的方向，這是非常難得的一個觀點。從宏觀的全體佛法看起來，為什麼本來和合的原始佛教會產生分流？就是在於接受不接受「菩薩」中產生了分流，但不管怎麼樣，在迎拒中大家都

或多或少的往菩薩的方向前進。第三期就是「菩薩為本之大小兼暢」，第四期就是「如來傾向之菩薩分流」，菩薩分流還是分流在菩薩中，但是已經傾向如來了。等到傾向到某個程度，就量變成質變的到了第五期「如來為本之天佛一如」。導師在這裡，特別將《印度之佛教》所說的「佛梵一如」，改為「天佛一如」，因為秘密大乘所重的，不是離欲的梵行，而是欲界低級天的具貪行；而且，天可以含攝一切天，所以改名為「天佛一如」，更為恰當。

第一期、第二期在聲聞行，對應三期說就是「佛法」；第三期、第四期在菩薩行，對應三期說就是「大乘佛法」；第五期雖然在理論上沒有超出後期大乘的真常唯心論，但有其特殊不同的行儀，他的神化特別嚴重，而且是欲界低級天的具貪行、忿怒行，又特別表現在淫欲為道的事行

上，所以導師特別把他獨立出來，對應三期說就是「秘密大乘佛法」。有沒有第六期？沒有了！因為在這一期當中，印度佛教就老死了。

後來導師的分判，基本上是用「三期說」。若將三期說中的大乘佛法分為初期大乘佛法跟後期大乘佛法，則成「四期說」。初期大乘是「性空唯名論」，即是空宗；後期大乘是有宗，其中「虛妄唯識論」屬於後期的前端，後期大乘經主要是真常論，後來更融攝虛妄唯識而完成「真常唯心論」，所以導師敘述這樣次第的三系。關於大乘三系，大家可以去看導師的〈法海探珍〉，民國 30 年就寫出來了。

### 三、從印度佛教思想史論臺賢教判

接下來，就跟天臺宗、賢首宗的教判做一些對論。導師有個圖表：



這些對比，導師文中有詳細的論述。在這裡想說明的是兩宗的圓教，其對配的是秘密大乘。天臺宗的圓教跟賢首宗的圓教，有同有不同，我們來看他們的同。兩宗的圓教都是「如來為本」，導師所判的第五期就是「如來為本」，就是三期說的秘密大乘佛法。不單單是這樣，從中國傳到日本的東密、臺密，就是用賢首跟天臺的圓教理論，另外元代喇嘛的無上密理論，用的就是賢首宗最高的事事無礙法界。不過臺賢重於理密（圓），與秘密大乘的重於事密，還有些距離，可見中國佛教到底是以「大乘佛法」為主流。

至於大乘三系，不但與太虛大師所說的相通，也與中國古德所說的相通，但是導師與先賢有根本的差別，那就是對於三系的抉擇取捨不同。

### 四、印度佛教嬗變的歷程

接著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四節。導師對於印度全體佛法的淺深分判，為什麼是這樣的判定，就在這一節充分的表達出來。導師是用兩個面向來思擇而作出的結論。

第一是用「人的一生」來判定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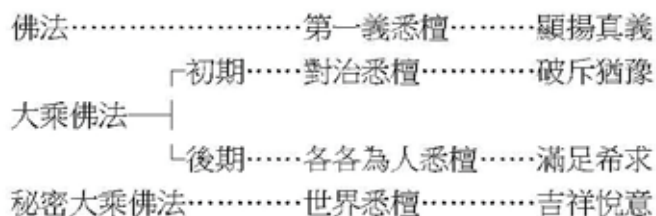
即佛教五期的演變，如人生的誕生、童年、少壯、漸衰而老死。童真充滿活力是可稱讚的，但童真而進入壯年是更有意義的；壯年而不知珍攝轉眼衰老了，老年經驗多知識豐，表示成熟，也表示接近衰亡。所以導師尊重「（童真般的）佛法」，也讚揚「（少壯般的）初期大乘佛法」，而作出：「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，宏闡中期佛教之行解，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」的結論。在第七節更談到佛教各期思想與人生各階段的相合處。

另一面向的思擇，是印度佛教的演變現象，必有他的內在因素。佛法是宗教，解與行是分不開的，亦即到底是什麼樣的思想演變，而行出這樣的現象演變？這是本篇文章中法義極為精要的部分，值得大家再三的深聞深思，在這裡只能略為提到，導師是從修證的正法，與曲應的方便這兩面，來觀察思想的演變而造成修持的演變。

## 五、佛教思想的判攝準則

第五節說到，導師是用四悉檀的位階為準則，來判攝佛教的全體思想。導師不但對全體佛法具體的內涵，依著經論分析得清清楚楚，而且

判攝他的位階也有依據。導師是依龍樹菩薩的四悉檀作為判攝的四種階位。導師不單單依止龍樹菩薩的四悉檀，還把這四悉檀的根源推到原始佛教的四部阿含。即四阿含的宗趣就是龍樹四悉檀的根據，這樣說來佛就是依四悉檀說法的。所以導師用四悉檀判攝四部阿含，更用來判攝四期佛教。導師作一圖表：



這樣的判攝，是說各個階段的佛法有其重點的不同，不是說「佛法」都是第一義悉檀，「秘密大乘佛法」都是世界悉檀。導師以為這一切都是流傳中的佛法，所以不會徹底否定某些佛法。但導師是為佛法而學，為佛法適應於現代而學，所以探索佛法的發展脈絡，而作更純正、更適應於現代的抉擇。由於這一立場，雖然四期的分判相當於古德的分判，而取捨大不同。由於純正的、適應現代的要求，而作成這樣的結論：「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，宏闡中期佛教之行解（梵化之機應慎），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，庶足以復興佛教而暢佛之本懷也歟！」

## 六、契理而又適應世間的佛法

接著第六節就談到導師的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的具體涵義，也就是「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，宏傳中期佛教之行解（梵化之機應慎），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」，他的具體內容到底是什麼，就在這一節作詳細的說明。導師在這裡說到，「梵化」應改為「天化」，也就是低級天的鬼神化。

導師末後說到，古代經論的解理明行，只要確立不神化的人間佛教原則，多有可以採用的。因為人的根性不一，佛法是以不同方法——世間悉檀、對治悉檀、為人悉檀、第一義悉檀，而引向佛法，引向聲聞，引向佛的解脫道而進修。這就是導師所認為能契理而又不違現代的佛法。還有，我們應知大乘還是解脫，一般說是不思議解脫，相對的聲聞就說為思議解脫。

## 七、少壯的人間佛教

這一節所說的就是導師所要宏傳的佛法，少壯的人間佛教，就是人間佛教的人菩薩行。太虛大師提倡人生佛教，導師繼承人生佛教的真義，進而發揚人間佛教。導師在〈人間佛教緒言〉當中提到，二者在「顯正」方

面大致相近，但在「對治」方面就更有極重要的理由。人生佛教對治鬼跟死，人間佛教更進一步對治天跟永生。剛開始的低級宗教，離不開鬼神、離不開死，但是宗教的發展，必是往天神一神的方向前進，就是天跟永生，如基督教講永生，道教講長生，所以人間佛教不但對治鬼，還更要對治天；不但對治死，還更要對治永生。

導師雖然受到太虛大師的影響，但是導師也提到了跟太虛大師的三點不同，第一是要探求人間佛教的依據。太虛大師說末法時期，應依人乘而趣大乘行，沒有經說的依據，不易為一般信眾所接受，反而有的正在宣揚：稱名念佛，是末法時期的唯一法門呢！所以導師要從佛教思想的演化中，探求人間佛教的依據，依著經論而抉擇出：印度佛教中的「初期大乘」，就是人間佛教人菩薩行的依據，以此作為契理而又契應現代的佛法。人間佛教的人菩薩行，不但是契理的，也是契應時機的，現在是重視青年、處世、集體的時代，唯有人間佛教的人菩薩行，能適應他、化導他。

再者就是抉擇取捨的不同。太虛

大師的思想，是以中國佛教傳統的真常唯心為核心，在印度就是後期大乘，真正的大乘精神，從廣修利他的菩薩行中去成佛的法門，在「理論至圓、方法至簡、修證至頓」的傳統思想下，是不可能發揚的。遲一些的秘密大乘，就老實的以菩薩行為迂緩，而開展出即身成佛的「易行乘」，可說是這一思想傾向的最後一著。導師從印度佛教思想史的探究中，發見了這一大乘思想的逆流，佛德本具（本來是佛）論，所以斷然的讚同「佛法」與「初期大乘的行解」。

第三是導師明確的不神化、不天化的立場。因為神化天化是人間佛教的大障礙，所以 30 年所寫的《佛在人間》，即明確的說到：「佛陀怎樣被升到天上，我們還得照樣歡迎到人間。人間佛教的信仰者，不是人間，就是天上，此外沒有你模稜兩可的餘地！」這是導師的人間佛教與大師的人生佛教，極顯著的不同處，也就是在「對治」上更有極重要的理由。

## 八、解脫道與慈悲心行

本節特別論述：「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（童真的人間佛教——解脫行）」，跟「宏傳中期佛教之行解（少

壯的人間佛教——人菩薩行）」是不相違的。其中詳細的論述，值得大家深思以求得一明確的融貫。這裡就只說導師的結論：「初期大乘」是菩薩道，菩薩六度、四攝的大行，是在「一切法不生，一切法空，以無所得為方便」（空慧）而進行的。「初期大乘」的菩薩道，是不離「佛法」的解脫道——般若，只是悲心要強一些，多為眾生著想，不急求速證而已。

## 九、人菩薩行的真實形象

人菩薩行的真實形象，就是以三心為基本，三心就是菩提心、大悲心、空性見，也就是我們人類自己的三大特德——憶念勝、梵行勝、勇猛勝，往最究竟圓滿的方向去拓展。依三心而修行，一切都是菩薩行。初發心的依三心而修十善，從十善行當中去充實三心，這就是學佛三要，三心究竟圓滿的時候就成佛了。

菩薩發心當然要利他為先，這是崇高的理想；但要達成利他的目的，不能不淨化自己的身心。這就是理想要高，而實行要從切近處做起。在自身的進修中，隨分隨力的從事利他，不斷的進修，自身的福德、智慧就漸大，利他的力量也就越大，這是初學

菩薩行者應有的認識。所以從事利他的菩薩行，先應要求自身在佛法中的充實，以三心而行十善為基礎。總之，菩薩發心利他，要站穩自己的腳根才行，千萬不要成為泥菩薩過河（不見了），也不要只是世間的善行。

### 十、向正確的目標邁進

人菩薩行的真實形象，談的是具體的實踐，所以接著最後一節就說到，實行是要邁向正確的目標。第一要確認肯定佛法有不共一般神教的特性，不要神化天化，要人間化。第二就是對佛法的寬容特性要有所警覺，釋尊的原始佛教，寬容是有原則的，但是大乘佛教的無限寬容性，發展到一切都是方便，終於到了秘密大乘的天佛一如。導師不反對方便，方便是不可能沒有的，但是方便有其時空的適應性，所以也應有初期大乘正直捨方便的精神。真正的人菩薩行者，要認清佛法不共世間的特質，應不失此一特質而適應今時今地今人的實際需要。

導師把無上密判為世界悉檀，方便中的方便，最最特殊不得已的方便。而現在的藏傳佛法已流行到西方，卻

還是以無上密修天色身為最高，其實那是淫欲為道的，天佛一如神化最嚴重的最後一著。釋尊明確的說「淫欲是障道法」，不論用怎樣華飾的辯論來解釋他，都是大邪見。如果方便失去了引導至究竟的功用，那就要正直捨方便。佛法本應依方便而上流至究竟，不能方便出下流的漂離出佛法。而且，導師這樣說到：適應時地的方便，能引導人或淺或深的趣入佛法，予佛法以相當有力的發展。但方便到底是方便，尤其是特殊方便，等到時地轉移了，過去的妙方便，可能成為不合時宜的阻力。所以從現代弘法來說，我繼承太虛大師的思想，對於「天菩薩」（以佛菩薩示現夜叉等為主尊的）佛法，不敢苟同。

導師是繼承太虛大師的思想路線（非鬼化的人生佛教），而進一步的（亦非天化的人間佛教）給以理論的證明。從印度佛教思想的演變過程中，探求契理契機的法門；也就是揚棄印度佛教史上衰老而瀕臨滅亡的佛教，而讚揚印度佛教的少壯時代。契理而又契應現代根機的佛法，就是人菩薩行。這不但是適應現代，更能適應未來的進步時代。一切智者的

佛法，不但能適應一切進步的時代，更能在適應中引領時代，越進步的時代越能引領。佛菩薩是在無量劫中，空慧相應的大悲心行，依空有無礙的正見，行利他的大悲事。所以菩薩是在五明中求，是能在適應中引領這個時代的。真金不怕火來燒，真理愈辯而愈明，經上說：外道所說的，如染成金黃色的猴子，鮮艷動人，可是一搗就完了。佛法如染成金黃色的疊，越搗就越發光采。人間佛教的人菩薩行，是佛法中的摩尼珠，不但經得起一切的考驗，而且能夠適應的引領任何進步的時代，引領我們向著人生的究極理想邁進。

以成佛為理想，修慈悲利他的菩薩道，到底要經歷多少時間才能成佛，這是一般所要論到的問題。其實菩薩真正發大心的，是不會計較這些的，只知道理想要崇高，行踐要從平實處做起。隨分隨力，盡力而行。修

行漸深漸廣，那就在「因果必然」的深信中，只知耕耘，不問收穫，功到自然成就的。如悲願深而得無生忍，那就體悟不落時空數量的涅槃甚深，還說什麼久成、速成呢？

### ◎結語

最後，我想說到，我們能生在這個時空而又能聽聞到這樣的佛法，真是百千萬劫難遭遇，因為我們所聽聞的佛法，是既契應我們這時代的根機，又契合法法的真理，是最好的聞熏習，種下了最好的法種；若進而能夠隨喜、景仰、學習，漸學漸入，那就更是難得中的難得，再好不過了。就讓我們以導師的自述作為結束，導師說：「現在，我的身體衰老了，而我的心卻永遠不離（佛教）少壯時代佛法的喜悅！願生生世世在這苦難的人間，為人間的正覺之音而獻身！」

# 《法華經講義》編輯緣起

文／釋厚觀（福嚴佛學院前院長）

## 一、《法華經》要義

在佛教史上，《法華經》流傳甚廣，中國的天台宗更以《法華經》為宗依，推崇為純圓獨妙的法門。關於《法華經》之要義，印順導師指出：「開權顯實」與「開迹顯本」是《法華經》的兩大宗要。鳩摩羅什譯《妙法蓮華經》〈1序品〉至〈14安樂行品〉是「開權顯實」，說明三乘是方便，一乘才是究竟真實；〈15從地踊出品〉至〈28普賢菩薩勸發品〉是「開迹顯本」，說明示迹世間度眾生的應化身是方便，成佛以來甚大久遠、壽命無量、常住不滅的法身才是真實。詳細內容可參見印順導師著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。<sup>1</sup>

《法華經》的內容非常豐富，除了「開權顯實」、「開迹顯本」這兩大宗要之外，其他還有很多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。例如：

〈2方便品〉中說：「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，所謂諸法如是相、如是性、如是體、如是力、如是作、如是因、如是緣、如是果、如是報、如是本末究竟等。」<sup>2</sup>什麼是「諸法實相」？除了佛之外，還有誰能體悟諸法實相？何謂「十如是」？「諸法實相」與「十如是」有何關係？

〈2方便品〉中說：「若人散亂心，入於塔廟中，一稱南無佛，皆已成佛道。」<sup>3</sup>若不能一心不亂，能否往生極樂世界尚未可知，為何以散亂心一稱南無佛卻能成佛道？而且經還說是「已成佛道」，這是什麼意思？

〈4信解品〉中，大迦葉對佛說：「佛雖然命我們阿羅漢為菩薩演說大乘法，可是我們自己卻沒有發心想要成佛。」<sup>4</sup>阿羅漢是否有能力可以為菩薩開示大乘法？如果可以的話，這些阿羅漢為什麼能理解大乘法？若能理解大乘法，為什麼自己卻不想成佛？

1、印順導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第十四章 其他法門〉，〈第二節 寶積與法華〉，〈第二項 開權顯實、開迹顯本的法華〉，pp.1175-1189。

2、《妙法蓮華經》卷1〈2方便品〉（大正9，5c10-13）。

3、《妙法蓮華經》卷1〈2方便品〉（大正9，9a24-25）。

4、《妙法蓮華經》卷2〈4信解品〉（大正9，17b29-c1）：

我等又因如來智慧，為諸菩薩開示演說，而自於此無有志願。

又如〈8 五百弟子受記品〉中提到的「繫珠喻」，有一個窮人至親友家，醉酒而臥，親友有事外出，把一顆無價寶珠繫在窮人衣中之後遠行而去。<sup>5</sup> 有的人把「無價寶珠」解說為「本有佛性」，但印順導師依《妙法蓮華經》說「諸佛兩足尊，知法常無性，佛種從緣起，是故說一乘」，<sup>6</sup> 開示此「無價寶珠」應該是「菩提心」才對！<sup>7</sup> 為什麼不能解釋為「本有佛性」呢？

〈11 見寶塔品〉中說，釋迦佛要說《法華經》時，多寶佛塔從地踊出，住在空中。多寶佛是過去佛，已經入於涅槃，為何早不出晚不出卻於此時從地踊出？多寶佛究竟是否已入涅槃？住在虛空中是有什麼含意？要開塔見多寶佛有個條件，必須由釋迦佛召集十方世界釋迦佛之分身諸佛合集一處才行，多寶佛、釋迦佛與這些分身諸佛究竟有什麼關係？十方世界分身諸佛來集之前，釋迦佛三變淨土，法會大眾皆見原本娑婆世界的穢土立即變成莊嚴的淨土，到底釋迦佛的國土是穢土還是淨土？

〈12 提婆達多品〉中提到龍女才八歲，卻能急速成佛。智積菩薩起疑：釋迦佛於無量劫難行苦行，行菩薩道時，常常捨身命布施，修無量廣大行才能成佛，為何龍女這麼短的時間就能成佛？<sup>8</sup> 若說龍女成佛表示了大乘佛法中男女平等之意，為何龍女要轉男身之後才成佛？不能直接以女眾之身來成佛嗎？

〈16 如來壽量品〉說：「我成佛已來，甚大久遠，壽命無量阿僧祇劫，常住不滅。」<sup>9</sup> 很多佛典說釋迦佛是二千五百多年前於印度成佛，八十歲入滅；為何《法華經》卻說甚大久遠之前早已成佛，而且壽命無量、常住不滅？若早

5、《妙法蓮華經》卷4〈8五百弟子受記品〉（大正9，29a6-8）：

譬如有人至親友家，醉酒而臥。是時，親友官事當行，以無價寶珠繫其衣裏，與之而去。其人醉臥，都不覺知。

6、《妙法蓮華經》卷1〈2方便品〉（大正9，9b8-10）。

7、印順導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.1184：

「繫珠喻」所比喻的意義，如《妙法蓮華經》卷四（大正九，二九上）說：「佛亦如是，為菩薩時，教化我等，令發一切智心。而尋廢忘，不知不覺，既得阿羅漢道，自謂滅度。資生艱難，得少為足，一切智願猶在不失。」

經上分明的說，譬如無價寶珠的，是「一切智願」——願求佛一切智的大菩提心。釋迦佛為菩薩時，教化五百羅漢等，「令發一切智心」，但在生死長夜中，廢忘（退）了大心，取阿羅漢道。「菩提心」一經發起，「種佛善根」，雖然一時忘了，也是永不失壞的。所以阿羅漢們的迴入大乘，成佛種子，正是過去在釋迦菩薩時，受教化而勸發的「一切智願」。依「繫珠喻」，這那裡是本有「佛性」？

8、《妙法蓮華經》卷4〈12提婆達多品〉（大正9，35b21-26）：

智積菩薩言：「我見釋迦如來，於無量劫難行苦行，積功累德，求菩提道，未曾止息。觀三千大千世界，乃至無有如芥子許，非是菩薩捨身命處，為眾生故，然後乃得成菩提道。不信此女於須臾頃，便成正覺。」

9、《妙法蓮華經》卷5〈16如來壽量品〉（大正9，42c19-21）。

已成佛，為何佛典說釋迦佛先前得到燃燈佛的授記？應該在燃燈佛時還正在修菩薩行才對，怎能說「我實成佛已來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那由他劫」<sup>10</sup>？

〈17 分別功德品〉中提到「我說是如來壽命長遠時，六百八十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眾生，得無生法忍」，<sup>11</sup> 只是聽聞如來壽命無量，竟然就有那麼多的菩薩得到無生法忍。我們讀《法華經》也能知道如來壽命無量，是否也能急速得無生法忍？如果不能，到底是為什麼？

諸如此類的問題，要如何理解才好呢？

## 二、印順導師講《妙法蓮華經》

2012 年筆者從華雨精舍明聖法師處獲贈印順導師講的《妙法蓮華經》錄音檔<sup>12</sup> 及 14 本《法華經》筆記的影印稿，非常欣喜。據明聖法師說，這些《妙法蓮華經》的錄音檔是印順導師於 1961 年在慧日講堂的開示，而這些筆記則是從花蓮慈濟靜思精舍借來影印的。

從影印的手寫稿看來，約有五種不同的筆跡，據慧理法師說，這些手寫稿曾經過多人抄錄；進一步想尋找當初整理的底稿，卻也不知去向。後來展轉得知，這些筆記是由能度法師及慧理法師所整理的。因此透過正聞出版社的性滢法師寫信去新加坡請問能度法師，希望能進一步了解底稿的去向以及當時整理筆記的詳細情形。

2012 年 12 月收到能度法師的回函，內容摘錄如下。

性滢法師：

您好！大函奉悉。

蒙寄我導師語音光碟，驚喜交集，立即播放，以聆法音。豈料回音很大，音調不很清晰。反復聽了數次光碟，總覺不甚明了，也許我離開導師座下太久，海寧語音許多已遺忘。

當年記錄《法華經》時，是我和慧理法師二人輪流筆記，每人負責一天。即導師說法時，我們儘量以手筆速記（用自己的方法速記），次日，

10、《妙法蓮華經》卷5〈16如來壽量品〉（大正9，42b12-13）。

11、《妙法蓮華經》卷5〈17分別功德品〉（大正9，44a8-10）。

12、案：錄音檔共138個，平均每個檔案約45分鐘，但有幾個檔案僅5-15分鐘。錄音中夾雜有其他人的聲音，提到「此錄音檔是由大帶子轉成小帶，因錄音出了問題，有重複錄音及次序錯亂的情形」。

趁記憶猶新，立刻整理，盡可能一天內整理完畢（若延遲，恐怕手記符號也不認識了）；當天很疲累了，晚上便輕鬆聽講，由另一人負責筆記。整理筆記時，覺得有問題才聽錄音補遺。當時的錄音器材很落後，錄音機經常發生故障，把帶子捲成一團，遺漏的當然不少。如果我們手記遺漏了，錄音機也沒錄下來，就只有寄望導師修改時補充了。豈料一擱就是半個世紀，現在年紀老大，疾病纏身，記憶衰退，恐怕難以回述往昔情景了。

《法華經》的影印紙本，有很多模糊得完全看不見，一片朦朧的空白，要勘核真的也不知從何下手。我這老病之軀，只能在此向您告罪了，是我深感歉疚的，因為是不能也，非不為也！還請海涵！

法師發心為導師尋覓遺漏的講稿，令我既感激也非常感動！當年還有一部《維摩詰經》，講在《法華經》之後，大概在民國五十一年或五十二年之間吧？一如《法華經》般，由我和能淨法師兩人輪流記錄，講稿亦已裝訂成冊。當時老人家還不到六十歲，健康良好，氣魄不錯，講得非常精彩。我每次返台，也一直打聽講稿下落，可惜找不到。如果法師能找到原稿，也可以出版為文字書，以利求法學人。

謹此奉復。敬祝

法安

能度作禮

02-12-2012

從能度法師的來函及性澄法師打聽到的消息，大略知道當時印順導師講《法華經》時，有用刻鋼板的方式油印經文及科判，但這些資料距今將近六十年，恐已無存。講經期間，由印海法師或常覺法師負責大盤錄音。能度法師與慧理法師負責筆記，每人負責一天，整理筆記時，覺得有問題才聽錄音補遺；但由於錄音機經常發生故障，錄音帶捲成一團，遺漏的地方不少，當時整理的筆記底稿也不知在何處。

關於印順導師講《法華經》的時間，信中並未提及；但能度法師曾發表一篇〈妙法蓮華經聽後記〉，刊登於《海潮音》第43卷3月號<sup>13</sup>（民國51年3月31日），文中提到印順導師是於1961年夏天開始宣講，為期四個月。

13、能度，〈妙法蓮華經聽後記〉，《海潮音》，第43卷3月號（民國51年3月31日），頁12-15。

侯坤宏編著的《印順法師年譜》中則提到兩筆資訊：

（1961年）5月15日起，應慧日講堂護法同仁之請，每晚7時20分至9時，在講堂宣講《妙法蓮華經》。<sup>14</sup>

（1961年）11月19日起每晚7至9時，在臺北慧日講堂宣講《妙法蓮華經》，繼續本年7月因赴菲而停的講座，從〈化城喻品〉講起。<sup>15</sup>

由此可以確定，印順導師是於1961年（民國50年）5月15日開始宣講《法華經》，7月因赴菲律賓弘法而暫停，1961年11月19日又從第七品〈化城喻品〉開始接著宣講，至於何時結束，《年譜》並未提及。不過，筆者聽錄音，最後一堂課快結束時，印順導師說：「這部經講到這裡圓滿了，明天是十二月初八，在中國佛教傳說中是釋迦牟尼佛成道的日子，明天有臘八菩提法會，歡迎大家來參加。」由此推知，整部《法華經》的宣講是於1962年國曆1月12日圓滿。

或許很多人想知道，印順導師既然講過《法華經》及《維摩詰經》，為何沒有整理成書發行？這個問題，筆者曾當面請教過當時的筆錄者慧理法師，慧理法師回答：「導師說，因有其他法師拿去運用了，那就不必再整理出版了。」<sup>16</sup>

### 三、《法華經講義》之編輯

筆者於2018年卸任福嚴佛學院院長一職，暫停授課一年，利用這一年期間，寫了幾篇《大智度論》相關的論文，並聆聽印順導師講的《法華經》錄音，一邊對照這14本《法華經》筆記。聆聽印順導師的開示，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問題，都能得到圓滿的解答。

除此以外，《妙法蓮華經》中有很多的譬喻，如火宅喻、窮子喻、藥草喻、化城喻、繫珠喻、髻珠喻、良醫喻等，一般人覺得這些譬喻很精彩，但這些譬喻

14、侯坤宏編著，《印順法師年譜》，頁201，腳注716：

5月19日，道安法師偕松山寺住眾亦前來聽講。〈五月佛教要聞：慧日講堂轉妙法輪印順法師講法華經〉，《海潮音》，第42卷5月號（民國50年5月30日），頁16；《道安法師遺集》，第9冊，頁2203。

15、侯坤宏編著，《印順法師年譜》，頁203，腳注728：

據能度說，印公這次講解本經，大體以中觀的思想為主，而以臺、賢、唯識等宗的思想，作客觀的比論，而不是依天臺思想體系。〈慧日講堂印順法師繼續宣弘妙法蓮華經〉，《海潮音》，第42卷11月號（民國50年11月30日），頁10；能度：〈妙法蓮華經聽後記〉，《海潮音》，第43卷3月號（民國51年3月31日），頁12。

16、邱敏捷於〈印順對《法華經》詮釋的觀點——兼與其他重要註釋家的比較〉一文中，也有提到類似的內容。（《玄奘佛學研究》，17期，頁65，腳注6，2012年3月）

是表顯佛法什麼深意，可能還要費心思量。而印順導師在講解《妙法蓮華經》時，都隨時將譬喻與佛法相連結，實在引人入勝，法味泉湧。如《妙法蓮華經》卷4〈10法師品〉說：「如來室者，一切眾生中大慈悲心是；如來衣者，柔和忍辱心是；如來座者，一切法空是。」<sup>17</sup>

為什麼「如來室」是「大慈悲心」呢？房舍與大慈悲心究竟有什麼關係？印順導師說：「室」可以避風雨、防猛獸、得安全，如來之大慈悲心能蔭護一切眾生，使一切眾生離苦得樂，如人住進房屋可以安心休息。

「如來衣」與「柔和忍辱心」有什麼關係呢？「衣」能保暖，防太陽曝曬、防蚊蟲咬傷等；如來對眾生不粗暴，常給眾生溫暖，以柔和忍辱對待一切眾生，能讓眾生避免種種災難。

「如來座」為什麼是「一切法空性」呢？「空」是一切功德的依止處，就如安坐於座位上。

經由印順導師的解說，令人豁然開朗。

在印順導師的開示中，曾多次提到：《法華經》重點在提示二乘也有可能成佛，至於如何發菩提心、如何修菩薩行，《法華經》沒有明顯說出；其原因是因為先前在《般若經》中已說過很多了。印順導師的意思是，雖然很多人推崇《法華經》的殊勝，但具體修菩薩行的方法，還是以《般若經》、《大智度論》詳細得多。

由此可知，印順導師於《妙法蓮華經》的開示中含有許多寶藏，值得好好開發。

筆者聆聽導師開示越聽越歡喜，於是興起了開一門《法華經》課程的念頭。

在聽錄音的過程中，發現這份《法華經》筆記與錄音出入不少，筆記的內容也簡略多了，有些科判的層次重複或跳躍，甚至還有缺漏；因此，希望藉著授課的機會與學生教學相長，進一步修訂增補，讓這份筆記更加完善。

《法華經》課程從2019年9月起至2020年6月止，為期一年；上課的同學有福嚴佛學院與壹同女眾佛學院的大學部與研究所同學。為了教學的方便，筆者先將學生分成五組，並將《法華經》二十八品分配給各組，再由組長分配給組員編輯講義，步驟大致如下。

17、《妙法蓮華經》卷4〈10法師品〉（大正9，31c25-27）。

### （一）提供底稿電子檔

由於這份《法華經》筆記先前已有人發心打字，故請香港何翠萍居士及助教顯禪法師再次校對，並由助教與筆者修訂、增補科判之後，再提供給各組作為講義的底稿。

本來希望每一品聽完錄音、增補內容之後再給同學，但由於錄音品質不佳，導師口音不易辨識，且時間不允許，故只選了〈2方便品〉、〈14安樂行品〉、〈16如來壽量品〉、〈25觀世音菩薩普門品〉等四品，<sup>18</sup>先請顯禪法師、天襄法師聽完錄音、增補內容之後再給同學作為底稿，其餘各品則是以《法華經》筆記作為底稿。

### （二）加注難解字詞，引用經論出處

導師講解《法華經》時，旁徵博引，涉及《阿含經》、部派論書及《華嚴經》、《楞伽經》、《大智度論》等大乘經論，又提及天台、華嚴、三論、唯識等各宗思想，為了希望同學能深入法義，故請同學盡量加注引用經論之出處，不足之處則由助教與筆者再修訂、增補。

### （三）依錄音內容修訂、增補

當同學加注難解字詞及引用文獻出處之後，筆者會對照講義再聽一次錄音，若文義有出入，或錄音內容很精彩但筆記未納入者，會請同學聽錄音再補上。

這個階段是同學最感辛苦的，一方面是不熟悉印順導師的口音，一方面是慧日講堂鄰近台北松山機場，當時還沒有高樓大廈，常有飛機飛過，講堂又緊鄰住家，常聽到狗吠、唱平劇等雜音，要聽打困難度相當高。實在很佩服當初筆錄的能度法師、慧理法師，在那樣的環境下，隔天就要整理完兩小時的講經內容，真是相當不容易。為了避免遺珠之憾，天襄法師、顯禪法師和筆者也煞費苦心，盡量補足導師精彩深妙的法寶，希望能與大家共享。這樣來來回回，平均經過十幾次修訂才確定「上課用稿」。

### （四）課後修訂

確定「上課用稿」之後，通常在上課數週前就會影印發給同學預習，再由該組同學上台報告。課堂中大家熱烈討論，課後再加以數次修訂，最後才成為定稿。

在編輯講義的過程中，同學們除了學習資料的搜集、過濾之外，還要正確地

18、案：中國古德曾說《法華經》中有四品最重要，因此先選這四品聽打。  
參見〔唐〕湛然述，《法華文句記》卷1〈釋序品〉（大正34，151c24-25）：  
故〈方便〉、〈安樂〉、〈壽量〉、〈普門〉並是本迹之根源，斯經之樞紐，  
必須委簡，餘則隨宜。

解讀、消化經論，並有條理地為大家解說；透過這樣的訓練，相信同學們都有很大的收穫。

#### 四、錄音缺漏記錄

如能度法師來函中所說，印順導師宣講《妙法蓮華經》時錄音有些缺漏，實在非常可惜，現將缺漏部分整理如下。標示「大正 9，1c19-28 缺」，是指《大正藏》第 9 冊 1 頁下欄 19 行至 28 行的《妙法蓮華經》經文部分，錄音有缺漏。另有多處錄音短暫中斷，或音質太差難以辨識，則無法一一詳錄。

〈00 釋經題〉：《妙法蓮華經》「釋經題」全缺。

〈01 序品〉：大正 9，1c19-28 缺；大正 9，2a1-b17 缺；大正 9，2b24-3b1 缺；大正 9，3b16-c3 缺；大正 9，3c11-4b2 缺；大正 9，4c18-19 缺；大正 9，5b16-18 缺。

〈02 方便品〉：大正 9，5b25-c20 缺；大正 9，6a25-26 缺；大正 9，7a15-22 缺；大正 9，8a10-12 缺；大正 9，10b12-20 缺。

〈03 譬喻品〉：大正 9，11a24-b8 缺；大正 9，12a20-b27 缺；大正 9，15c2-17 缺。

〈05 藥草喻品〉：大正 9，19b4-6 之申論缺；大正 9，19b6-c8 缺。

〈06 授記品〉：大正 9，21b12-21 缺。

〈07 化城喻品〉：大正 9，26b26-c2 缺；大正 9，27a24-27 缺。

〈08 五百弟子受記品〉：大正 9，28b20-22 缺。

〈10 法師品〉：「前言」一小部分缺。

〈13 勸持品〉：大正 9，36c23-37a1 缺。

〈14 安樂行品〉：偈頌「約夢境說」之「引言」缺。

〈15 從地踊出品〉：大正 9，41c3-15 缺；大正 9，41c17-42a28 缺。

〈16 如來壽量品〉：釋品名缺；大正 9，42b1-c1 缺；大正 9，43a7-44a4 缺。

〈17 分別功德品〉：大正 9，46a25-b13 缺。

〈18 隨喜功德品〉：大正 9，46c18-23 缺。

〈19 法師功德品〉：大正 9，48b27-c8 缺；大正 9，50b21-22 缺；本品「結說」缺。

〈25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〉：大正 9，57a20-58a11 缺。

## 五、結語

因緣不可思議，印順導師於 1961 年講的《法華經》，距今快六十年了，雖留下了 138 個錄音檔，以及 14 本《法華經》筆記，但多只是私下複製學習，少有人以此為教材授課講說。今因緣會聚，感恩印順導師的宣講，印海法師、常覺法師幫忙錄音；能度法師、慧理法師整理筆記，有些地方錄音缺漏之處，還好有兩位法師的筆記可以參考，真是感激不盡！也非常感謝天襄法師幫忙確認錄音內容，助教顯禪法師不厭其煩地校對、確認梵本與漢譯的差異，以及福嚴佛學院、壹同女眾佛學院師生共同努力加注難解字詞，尋找經論出處，還有印順文教基金會董事們的倡印，及本良法師幫忙排版，這套《法華經講義》才得與大家相見。受限於時間不充分，印順導師的錄音可能還有許多遺珠妙義未能一一確認、補上，疏漏、錯誤之處在所難免，還望諸位大德不吝指正！

釋厚觀

2020 年 4 月 8 日於福嚴佛學院

### 新書快訊

# 法華經講義 (全四冊)



《法華經》在佛教史上流傳甚廣，內容豐富。除了「開權顯實」、「開迹顯本」兩大宗要，還有許多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。

本講義是厚觀法師於2019年9月至2020年6月在福嚴佛學院開設《法華經》課程，與學生依據印順導師於1961年在慧日講堂開示《妙法蓮華經》的138個錄音檔及14本《法華經》筆記的影印稿編輯而成。書中加注難解字詞，尋找經論出處，並依錄音內容修訂、增補，盡量補足導師精彩深妙的法寶。如今因緣會聚，出版成書，與大眾共享。

- 主 編：釋厚觀
- 出版者：財團法人印順文教基金會
- 2020年6月出版／A4(21.0公分×29.7公分)



財團法人 印順文教基金會

# 109年度論文獎學金申請公告

## 獎學金金額

新台幣捌仟元至參萬元，名額若干名。

## 獎學金發給對象

國內公私立大專院校及研究所，或佛教研修學院、佛學研究所、佛學院之在學學生。

## 申請日期

即日起至2020年9月25日止。

（以郵戳為憑，逾期恕不受理。）

## 詳細資訊

<https://www.yinshun.org.tw/109announce.htm>

本會經聘請學者專家評審後，除另行通知得獎人外，並以適當方式公告之。為使評審標準更形公平，本會得視申請者多寡，依博、碩士班、大專、佛學院分組審查。

印順文教基金會

◎ 302048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28巷7號 | (03)555-1830

◎ [www.yinshun.org.tw](http://www.yinshun.org.tw)

◎ [yinshun.tw@msa.hinet.net](mailto:yinshun.tw@msa.hinet.net)



更多資訊請上網查詢

## 「功德無量」——回查「原典」與對讀

文／釋長觀（福嚴佛學院第五屆研究所畢業）

**最**近在《佛法概論》網路讀書會上，講解「戒與四無量的共通處」時<sup>1</sup>，有同學提問，原書所引一段經文：

佛為刀師氏聚落主說：「若於有心殺生，當自悔責不是、不類。若不有心殺生，無怨無憎，心生隨喜……心與慈俱。……；如是，偷盜對以悲心，邪淫對以喜心，妄語對以捨心。」

同學問，「慈心」對「殺生」，較易理解（可能因「慈心不殺」），但為什麼「悲心」要對「偷盜」，「喜心」要對「邪淫」，「捨心」要對「妄語」？好像看不出這三組中，彼此之間的對應關係。

乍看之下，似乎不容易回應。解決方法，回查原典，並找出其巴利本相對應經文。比對表，如文末「附件」。<sup>2</sup>

首先，經文有點長，需要耐心閱讀，才能理解前後文脈關係。此經在《雜阿含經》中，比《相應部》對應經文，好像較為簡明易讀。不過，《相應

1、所讀的是：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第十八章 戒定慧的考察，p.p. 231~233。

2、案：《相應部》經文較難讀，放在附錄，意者自行參閱。

部 42 第 8 經》提供更多細節，邏輯清晰。<sup>3</sup>

雜阿含 916 經說：聖弟子<sup>4</sup>隨時觀察自己，是否故意殺生，是否無殺生？

若故意殺生，要懺悔、要發心持不殺生戒；

若無殺業，則能隨喜自己的功德。

佛弟子因為隨喜自己的功德，[在禪修時]能引發一連串的身心喜樂（可稱為「善業連鎖反應」），然後得禪定。再從禪定轉修「慈無量心」，充滿十方，功德無量無邊。<sup>5</sup>

然後，佛陀以譬喻作比對：

「殺生」的惡業，如「爪上土」，有限有量；

「慈無量心」的善業，如「大地土」，無數無量。

以此類推：以自己無量悲心的善業，比對自己先前偶爾所犯的偷盜惡業…（乃至以無量捨心善業，比對偶爾的妄語惡業）。

結論是：無量心的「無量」善業，要遠遠大於「有量」殺盜婬妄的惡業。<sup>6</sup>

由於《佛法概論》中，引文簡略，沒有「大地土」與「爪上土」譬喻所對應的關係，只讀引文，不能理解善業如何超越惡業。這可見，回查原文的重要。

但是，為什麼經文會以「悲心」對「偷盜」？「喜心」對「邪婬」……？在此，似乎還沒有得到很明確的回答。另查，漢譯本中，此經有《別譯雜阿含經》可作對讀，如下：

- 3、例如說：「我的這惡業，將不會成為未作的」因為對自己過去的惡業、將來的惡果，深生怖畏，因此必須「懺悔」業障，進而發心持戒「捨斷殺生」、「成為離殺生者」。
- 4、案：一定要是「聖弟子」嗎？筆者以為，聖弟子不會故作惡業，此處可以「聖賢的弟子」、「佛弟子」理解之。
- 5、印順導師《華雨集》第一冊，p.63：經論都談到了四無量心的修法，但不外是以「定」為基礎；有一心不亂的定，然後才能成就這四無量心。……
- 6、《雜阿含》此處經文以「大地土對爪上土」為譬喻；而《相應部》則以「吹海螺 saṅkhadhama」為喻，這是二者較大的歧異。

《雜阿含·九一六經》

…聚落主<sup>[村長]</sup>！彼多聞聖弟子作如是學，隨時晝夜觀察所起，少有心殺生？多有心不殺生？

若於有心殺生，當自悔責：不是、不類；

若不有心殺生，無怨、無憎，心生隨喜<sup>自己的功德</sup>；

隨喜已，歡喜；生歡喜已，心猗息<sup>輕安</sup>；心猗息已，心受樂；受樂已，則心定<sup>得禪定</sup>；

心定已，聖弟子心與慈俱，無怨、無嫉、無有瞋恚，廣大無量，滿於一方正受住；二方、三方、……乃至四方、四維、上下，一切世間心與慈俱，無怨、無嫉、無有瞋恚，廣大無量，善修習充滿諸方，具足正受住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爪甲，抄少土，語刀師氏聚落主言：「云何，聚落主！我爪甲土多，大地為多？」

聚落主白佛言：「世尊爪甲土少少耳，大地土無量無數。」

佛告聚落主：「如甲上之土甚少，大地之土其數無量；如是，心與慈俱，修習、多修習，諸有量業者，如甲上土，不能將去、不能令住。如是，

偷盜對以悲心，

邪淫對以喜心，

妄語對以捨心，

不得為比。」

《別譯雜阿含·一三一經》：

…佛告聚落主：…賢聖弟子得聞此事，即時修學。若時及時分，時分中間，中間晝夜已過，如是時中，為殺時多，不殺時多？

[1]以義推之，殺生時少，不殺時多。

[2]我於彼時，故作殺生，我實不善，所作非理。我從今已後，更不復殺。

[3]我於一切，更不生嫌，更不生恨，亦不生嫉，深生歡喜。

生歡喜故，深生愛樂。

生愛樂故，深得猗樂。

深猗樂故，得受於樂。

以受樂故，其心得定。

賢聖弟子心得定故，得與慈俱。

與慈俱故，無怨嫌恨，得於無嫉，其心廣大，志趣弘博，無量無邊。

善修慈故，於彼東方一切眾生都無怨嫌，

南西北方，四維上下，亦復如是，於一切世界普生慈心，作是意解，當修立如是善心，於善中住。」

爾時，世尊取地少土，置於爪上，問造論姓聚落主言：「大地土多？爪上土多？」

聚落主言：「爪上之土極為少，不可方喻；大地之土，百分、千分、千億分，不得比喻，共相校量。」

佛告聚落主：「所有罪業，如爪上土；大地之土，算數譬喻，不能量度。」

聚落主言：「如是，如是。惡業校量，可知如是少業，不能牽人令墮惡道，亦不能住，亦不可計。夫行慈者，所得功德，如大地土；殺生之罪，如爪上土。

悲之功德，如大地土；偷盜之罪，如爪上土。

喜之功德，如大地土；邪淫之罪，如爪上土。

捨之功德，如大地土；妄語之罪，如爪上土。」

相較之下，《別譯雜阿含·一三一經》說「夫行慈者，所得功德，如大地土；殺生之罪，如爪上土……」。

以此比對《雜阿含 916 經》：「心與慈俱，修習、多修習，諸有量〔惡〕業者，如甲上土，不能將去。」

相較之下，《別譯雜阿含經》文義似更為直捷。根據《別譯雜阿含經》明示：「慈悲喜捨」的「功德」，都如「大地土」；「殺盜婬妄」的「罪業」，都如「爪上土」。這樣，就不必斤斤計較於為何在《雜阿含 916 經》中，「悲心」要對「偷盜」，「喜心」要對「邪婬」…的說法，因為都只是「大地土」與「爪上土」的比對。<sup>7</sup>

總結：

佛弟子要經常內省觀察。

對於自己的惡業，要懺悔，懺悔得清淨。懺悔後，要發心持不殺戒…等。

對於自己的善業，要隨喜自己的功德，以此「隨喜功德」為基礎而禪修，能引發身心的喜樂，得禪定。

關鍵應是正見與懺悔。由於懺悔，得以持戒清淨，然後才能得禪定、進而修四無量心，得到無量心的「無量功德」，當然能超勝「有量罪業」。我們平常讚歎別人「功德無量」，原來是要

修了「四無量心」才能真的「功德無量」。

另外，此《經》說「惡業有量」，其實也可以反過來看：一般人所修，有相的、著相的善業功德，其實也是「有限有量」，因此可以理解，當年菩提達摩回答梁武帝提問時，為何會說他：「無功德」，這是達摩祖師「拉長時空視野」而作的回答。梁武帝沒有「四無量心」（若用大乘語彙來解說，是沒有「與空相應」、「與般若相應」），功德當然是有限有量，梁武帝雖「作善得福」，但只有專注自己，沒有與眾生分享（修無量心、迴向法界），這樣「享福了福」，長遠來看，終究會消磨殆盡，何福之有？

以上的理論，在實際操作層面上，也有印證。最近筆者參加菩提長老的周末講經與禪修，在活動最後的「功德迴向」之前，長老先帶領大眾修**慈心觀**，然後作功德迴向。根據我們對《雜阿含·九一六經》的理解，這有可能是想把今日所修功德，透過四無量心轉化成無量功德，然後再作迴向，相信會讓功德更為殊勝廣大，與眾生分享，利益更多眾生！

7、所以印順導師此文接著說：這以四無量心別對四戒，不過約他的偏重說，其實是相通的。（《佛法概論》，p.232）

## 附表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<p>《雜阿含・九一六經》：</p> <p>……聚落主！彼多聞聖弟子作如是學：隨時晝夜觀察所起，少有心殺生？多有心不殺生？</p> <p>若於有心殺生，當自悔責：不是、不類；</p> <p>若不有心殺生，無怨、無憎，心生隨喜；隨喜已，歡喜；生歡喜已，心猗息<sup>輕安</sup>；心猗息已，心受樂；受樂已，則心定<sup>得禪定</sup>；心定已，聖弟子心與慈俱，無怨、無嫉、無有瞋恚，廣大無量，滿於一方正受住；二方、三方、……乃至四方、四維、上下<sup>十方</sup>一切世間，心與慈俱，無怨、無嫉、無有瞋恚，廣大無量，善修習充滿諸方，具足正受住。」</p> <p>爾時，世尊以爪甲抄少土，語刀師氏聚落主言：「云何，聚落主！我爪甲土多，大地為多？」</p> <p>聚落主白佛言：「世尊爪甲土，少少耳；大地土，無量無數。」</p> <p>佛告聚落主：「如甲上之土甚少，大地之土其數無量；如是，心與慈俱，修習、多修習；諸有量業者，如甲上土，不能將去、不能令住。如是，<br/> <u>偷盜對以悲心</u>，<br/> <u>邪婬對以喜心</u>，<br/> <u>妄語對以捨心</u>，<br/>         不得為比。」</p> | <p>《相應部 42 第 8 經吹海螺者經》(莊春江譯)<sup>8</sup></p> <p>……村長！弟子對那位大師有淨信，他像這樣深慮：『世尊以種種法門呵責、斥責殺生，他說：「你們要戒絕殺生！」』</p> <p>而或多或少，有生類被我殺了，凡或多或少，有生類被我殺了者，這是不適當的，這是不好的，但我以此緣，對此後悔，我的這惡業，將不會成為未作的。』</p> <p>他像這樣省察後，捨斷殺生，未來成為離殺生者，這樣，有這惡業的捨斷，這樣，有這惡業的超越。…[偷盜…、邪婬…、妄語…]</p> <p>…村長！那位這麼離貪婪、離惡意、不迷亂、正知、持念的聖弟子，他以與慈俱行之心遍滿一方後而住，像這樣第二方，像這樣第三方，像這樣第四方，像這樣上下、橫向、到處、對一切如對自己，以與慈俱行之心，以廣大、以出眾、以無量、以無怨恨、以無惡意之心遍滿全部世間後而住。</p> <p>村長！猶如強壯的吹海螺者能容易地使四方知道；同樣的，村長！當慈心解脫已這麼修習、已這麼多修習時，凡所作的有量業，它在那裡無殘餘，它在那裡不住立。</p> <p>村長！那位這麼離貪婪、離惡意、不迷亂、正知、持念的聖弟子，他以與悲俱行之心……（中略）以與喜悅俱行之心……（中略）</p> <p>以與平靜俱行捨之心遍滿一方後而住，像這樣第二方，像這樣第三方，像這樣第四方，像這樣上下、橫向、到處，對一切如對自己，以與平靜俱行之心，以廣大、以出眾、以無量、以無怨恨、以無惡意之心，遍滿全部世間後而住。</p> <p>村長！猶如強壯的吹海螺者能容易地使四方知道；同樣的，村長！當以平靜心解脫已這麼修習、已這麼多修習時，凡所作的有量業，它在那裡無殘餘，它在那裡不住立。」</p>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
8、<https://agama.buddhason.org/SA/SA0916.htm>

第40期

# 福嚴推廣教育班

Fuyan Dharma Education Center

2020/9/14

▶ 2021/1/8

初級班  
貫藏法師



## 佛法概論 週四／19:00~21:00

「法」為佛法的根本問題，信解行證，不外乎學佛者傾向於法，體現於法的實踐。所以本論雖是說明的，可說是佛法而學的，但仍舊稱為《佛法概論》，保持這佛法的根本立場。

停課 10/1

中級班  
圓悟法師



## 大乘起信論講記 週三／19:00~21:00

《大乘起信論》是以修學大乘而成就大乘信心為宗旨，論中並指出大乘法就是眾生心，簡而言之，即相信能夠依自心而修行圓滿大乘法（眾生心）。

停課 11/18

中級班  
長慈法師



## 印度佛教思想史 週五／19:00~21:00

佛教修行觀的演變有佛法自身的開展，亦受到諸多外來因素的影響。學習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時時回顧思想的流變，把握佛法特質，令正法久住。

停課 10/2、2021/1/1

高級班  
(視訊教學)  
宗證法師



## 俱舍論 週一／19:00~21:00

部派思想精密且繁瑣，復重於思辨，難以通盤掌握。《俱舍論》綜合上座部發展以來的精深教義而歸於正理；藉由學習此論，正可鳥瞰部派阿毘達磨浩瀚的法義。

課程如有變更，依「福嚴佛學院」網站公告為準：<https://www.fuyan.org.tw>

上課地點

福嚴推廣教育班：新竹市東區明湖路365巷1號（壹同寺旁）

報名方式

• 線上報名：<https://bit.ly/2Ltdgez>

• E-mail：[fuyan.dec@gmail.com](mailto:fuyan.dec@gmail.com)

• 電話：(03)520-1240（福嚴佛學院）

• 現場報名：福嚴推廣教育班

※歡迎隨喜贊助／郵政劃撥：10948242

• 戶名：福嚴精舍



線上報名

# 正見・正信・正行

## 給畢業生的贈言

文／釋長慈（福嚴佛學院院長）

印順導師在給第七屆學長的畢業贈言中說道：

出家求法，應以正見為先導。依正見起正行，內則淨化身心，外則利濟人群。能成立和樂清淨之僧伽，正法當能久住於人間。

在這短短四十八個字中，導師指出修行的核心要素：正見、正行——淨化身心、利濟人群。而更重要的是，成立和合、安樂、清淨的僧團，令正法久住於人間。

與此相當，導師在一九九五年對來訪之九華山佛學院的開示文中說：

學佛法以正見為先。有正見能起正信、正行，內以淨化身心，外以利濟人群。尤須「知時知處」，適應時宜以弘法，正法乃能久住於人間。

在這段開示文中，導師點出修行之要素為：正見、正信、正行——淨化身心、利濟人群。於利濟人群之正行中，更提示了應「知時知處」地隨宜適化，以令正法久住於人間。

上述之內容，可以用導師的另一個開示作為總結：

深信三寶，應從正見中來。依正見而起正信，乃能引發正行而向於佛道；  
自利利人，護持正法。

修行的前進動力，從對三寶的深信中來；而對三寶的正信，又應以正見為導。這一切在修行上的努力，對正法的修學與護持，為的是令正法久住於人間，以利益無量無邊的有情。

在第十七屆同學即將完成四年於福嚴修學佛法之際，恭錄三段導師的開示，並收攝開示之要義，以供養、祝福畢業之同學。🙏



# 福嚴佛學院第十七屆大學部畢業感言

文／福嚴佛學院第十七屆畢業生

## 因緣不可思議 的台灣就學之旅

◇ 釋古潭



台灣以前來過三次。整體感覺是很潮濕，且街道上太多摩托車與日本牌子的汽車，跟韓國確實是不一樣的國家。第四次來台灣，則是為了學習中文，報名位在台北市的師大語言中心。二〇一五年六月正式開始學中文，藉由慢慢理解語言，進而逐漸認識與了解台灣的文化、經濟等許多方面。

學一年的中文的過程，一有時間就四處走走，那時候學生就一直思考下一步該怎麼走？但似乎只有兩個選擇，第一是回國服務，第二繼續待在台灣就學。

幾經思考，我選擇了後者。但要學習什麼呢？正當煩惱之際，望見自己這個凡夫色身，突然靈光一閃——修習佛法。既然目標已確立，接下來就是找尋和自己投緣的道場。

當時一度有想到法鼓山或佛光山，這兩處確實頗負盛名，但經一番深思後，相信台灣一定還有其他佛教弘法堡壘，遂重新尋覓，最後鎖定正覺精舍或者福嚴精舍，再從這兩處當中擇一。

首先，學生去了埔里的正覺精舍，掛單一個星期，在那裡認識了同樣來自韓國的出家眾，跟學生是同班同學，在異地可以相互照料，是關係不錯的道友。

在一個星期的生活中，和這位同樣來自韓國的道友，彼此交流了對佛教界的看法，此外，還分享了以後我們該怎麼做比較好的各自願景。

時間過的飛快，七天過去了，雖然同學十分熱情，但我還是決定按既定的計畫進行，因此揮別埔里，北上趕赴新竹福嚴精舍，且最後如願落腳於此，展開全新的學佛教育與生活。

每思及此，總覺得因緣不可思議。學生在福嚴一待就是四年，前兩年是福嚴佛學院學生，後兩年一方便學習，一方面福嚴擔任執事，為大眾服務。苦盡甘來的過程當中苦不敢言，可說因得到的利益更多。

在福嚴佛學院就學，讓學生獲益良多，至少就有下列三項：

第一，看得懂白話文；第二，認識許多善知識；第三，決定了學生的生命的方向。學習佛法後，讓學生懂的要感謝四種恩：佛恩、法恩、僧恩、眾生恩。此外，對於佛教所說的「苦」，我也有所體悟：人人絕對不離開生苦，人人絕對不離開老苦，人人絕對不離開病苦，人人絕對不離開死苦。

為學佛法來台灣已過五年，更讓學生成長許多，為了報眾生恩，為了報三寶恩，我個人將努力地弘揚佛法。

最後，引用福慧塔院的對聯作為此篇畢業感言的結尾：

獻身娑婆妙智大悲莊嚴菩薩願行  
遊心法海深觀廣行闡揚人間佛教

而我念念不忘唯一的願望就是  
“這個世界正法久住”。

## 惜福惜緣，無限感激

◇ 釋普輝



四年的讀書生涯，感覺才一晃眼間，想不到要畢業了。時間真的很快，猶如列車般那樣快速，從起點很快到達終站；學生的生涯也是如此。

回想當初要準備前往福嚴佛學院就讀時，身邊的人就有許多意見，例如：「哎呀！千萬不可以去哪裡讀呀！」、「福嚴的學術很好，但始終只是讀知識。」、「台灣佛學院何其多，為何指定讀福嚴呢？」其實，當時學生的心是很堅定的。由於報名表已填好，面試也過了，於是不理會來自旁人的諸多紛擾，遂按原訂計畫如期赴福嚴報到入學。

沒想到，時間過的飛快，四個寒暑已過，如今畢業在即。記得在佛學院讀書時，厚觀院長經常在上課之餘，引用導師的話訓勉同學：「我們

的理想可以很遙遠，但必須要腳踏實地。」這句話確實影響學生很深，至今仍讓弟子記憶猶新！

對於師長的耳提面命，弟子的心得是：無論做任何事，都要全心全意的投入，以歡喜心的去為大眾服務，不圖、不求什麼功德福報，但求問心無愧。

在佛學院的日子，剛開始選修很多課程，真的壓力非常大。起初確實是有一點懊悔，但也只能不斷調整心態，就是告訴自己——「不要後悔，要堅持到底。」

非常感恩諸位師長們，每天不斷地關心及呵護，讓弟子能順利堅持至今。所以，修行的路上，善知識的陪伴是很重要的！

佛學院是每一位出家修行人的  
一個里程碑，畢業意味著我們不得不選  
擇另一條路繼續前行，真的很感恩所  
有的師長、同學們的關心與照顧。使  
學生在學習的環境得以成長，開啟學  
生的智慧。

如今驪歌響起，就要回去自己的  
常住，希望未來能更加警惕精進，時  
時刻刻與法相隨。在此祝願曾經教  
導、關心的各位師長，以及在一起共

同學習的同窗道友，法體安康。畢業  
後，將來出去做弘法事業才是真正考  
驗的開始。要面臨諸多的挑戰，這才  
是人生！

屆時，就要看在佛學院所學到  
的，是不是能作為修行處事的運用模  
式。弟子將勇敢接受這樣的弘法試  
煉。最後，一定要說的是——福嚴佛  
學院，的確是可以培養學生「發心服  
務即是修行」的一個菩薩道場！🙏



## 苦海舟，末法燈

◇ 釋果傳



「你」是法身培養的聖地，你是慧命茁壯的搖籃，你是黑夜裡的明燈，你是苦海中的舟船。」——這樣的旋律，想必終身不會忘記。

學生有四年的時光在新竹福嚴佛學院度過，四年說長不長，說短不短。若說人的平均年齡是六十歲，四年只不過是人生的十五分之一，這是從量上來說的；但從質上來說，這是末學人生中最有價值的四年，也是最寶貴的四年。

學生在這裡最大的收穫是培養了對於佛法的正見。雖然在還沒來佛學院之前就已經出家受戒，但當時對佛法還是懵懵懂懂，一知半解，不知道怎麼修行，不知道佛法裡不共的特色，而只是空談解脫、淨土、成佛等等。

但來福嚴之後就不一樣了，例如研究何謂佛法、不同時期佛教的面面觀、如何修持佛法乃至大乘佛教的發展以及究竟的目標等等，這些都是在四年的學習中一點一滴累積所獲得的。

當然，收穫不只是在義理方面上而已，佛法是要在生活中實踐的，就如印順導師所說：「道在平常日用中」（《華雨集第四冊》，p.269）——這可不是說平平常常過生活就是道，就是佛法，而是說在每天的生活當中要親近善知識、聽聞正法、如理思惟以及法隨法行，這樣才能預入聖者之流。

當然，說起來很簡單，但實踐起來不容易。首先善知識很重要，有正

知正見的善知識更是難能可貴，而學院的師長就是末學的善知識，有了善知識，聽聞正法就不在話下。

再來，如理思惟與法隨法行要如何實踐呢？不是想到才做，高興才做，而是需要有精進力的推動，日日持之以恆，淨念相續，否則如果一曝十寒，三天打魚，兩天曬網，則一切善法不能成辦。

如此說來，有好的學習環境就變得很重要。有利的環境是一種很好的助緣，就像福嚴的環境一樣——就物景來看，這裡位於山林，背山面海，環境清幽，外緣減少；就人事來看，在這裡共住的僧眾或居士，都是為了追求佛法而來的，所謂依眾靠眾，有大眾的力量一起學習，進步很快；此外，也可以彼此大家互相勸諫、勉勵，從而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因此，在福嚴佛學院的另一收穫，就是結識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好道友，也期許彼此在未來的菩提道上能夠互相扶持。

一切行無常，有開始當然就會有結束，這是諸法的生滅相。四年就這樣子過去了，雖然說緣起無自性，但沒有現在的因，就沒有未來的果。這四年是末學未來菩提道上的基礎，沒有這四年，就沒有往後的修行之路，可見這四年何其彌足珍貴。

若把福嚴比喻為「苦海中的舟船，末法中的明燈」，一點也不為過——因為它，帶領我們度到彼岸；因為它，在這佛法雜燴的時代，去蕪存菁，保存下來的，是佛法中的正見，所回歸的，是佛陀的本懷。🙏



## 學院大門之鳳凰樹 ——艷紅花開！

◇ 釋心明



九九〇年大雪時節，敬愛的父親，往生了。想當時，怎麼可能？父親就這樣走了！曾是風光一時的慈父，已然離我遠航，果如是，則人生的意義何在？而在人海茫茫中，何處去追尋答案？為追查此人生的問題解答，自己慢慢觀察與摸索，漸漸地才驚覺——原來是「苦海人生」。如印順導師言：「有海無邊際，世間多憂苦，流轉起還沒，何處是依怙？」

在二〇一四年時，就曾考慮到新竹福嚴佛學院就學，但當時心志不堅，遲遲未付諸行動。直到後來聽了『中論』的佛學課，心中對種種問題百思不得其解，當下才下定決心前往福嚴精進。感謝一切因緣具足，讓學生有機會到福嚴就讀，再一次感恩師長、老師的慈悲、同參好友的鼓勵。

幸受導師人格的熏陶，有感“其德足以昭其馨香”，當毅然勇入利他的菩薩大願行。

因為這一切的安排，都是在為學生建立厚實的基底，不僅攸關往後四年在福嚴的學習成效，更將影響到未來踏出校門後的後續弘法深度與廣度。可以說，非常受用。受益於師長們的訓練、培育，學生透過撰寫論文，來呈現學習成果，題目為：「般若」入門之最佳途徑——探討「文字般若」與「資訊般若」之適宜性。論文內容主要是將課堂所學，以及在日常生活當中一些思索過的意念、突發奇想、零散的學佛思考等等，藉由論文來加以整理，成為有系統、次序的文章。一方面接受師長的指導，另一方面是為自己所學留下階段性紀錄，作往後繼續鑽研與精進的基石。

研讀時，常常會發現：以空間來觀察，見樹不見林，或見林不見樹。導師能夠將二千多年來的佛教思想史，完整呈現，不但細節能重點呈現，由點而線，再經線至面，不只平面的展開，更能立體的析出，讓人有3D的視覺感受，彷彿偉大的佛陀親臨授課一般殊勝與難得。以時間軸來觀察，各期的佛教思想的分支，其不同及差異，學佛者能清澈見底的做比較、分析。在時空交織下，讓後人更能洞見佛法的精妙與深奧。

有幸閱讀導師的巨作，加上師長們的諄諄教誨，可說幸福人生，故感

恩師長們用法意之乳，滋育學生的法身慧命，唯願能安住佛法，求證無上道。當回報師恩，勿忘『利他為上』，自己當勇於作「不請之友」把握機緣，致力於弘法。

四年前，站立在「福嚴」大門口，鳳凰樹正艷紅花開！四年匆匆，如今，鮮紅的鳳凰花又再度開滿枝頭。輕巧的，離去了；正如，輕巧的，來了。四年時光，美好的、美妙的、憂傷的、如意的、困惑的…，一切的因緣，對學生的人生旅遊而言，雖如「夢、幻、泡、影」，也當淨心地笑聲道：「珍重再見！」



矢志：

成為現代的出家僧

◇ 釋圓福



在 這無常的歲月中，時間就像是一陣風，來無影、去無蹤，四年前的今天，好像才是今天剛到而已。

回想當時剛到新竹福嚴佛學院的時候，只因看完印順導師的《佛在人間》，內心便滿懷感動與認同，對我這年輕學佛者來說，猶如打了一針強心劑。「對！這就是我的理想與目標！」拜讀導師著作後，當下內心就是感覺如此相應。導師的觀點，太有道理了，佛教不應該只是重死重鬼，最後就會佛教不像佛教了。

學生常聽到來自朋友與某些社會人士的誤解聲音，他們總認為佛教是消極的，出家人只是會念經吃素，對社會沒有任何幫助與奉獻，自己也在想：佛教徒常是念著觀音，念著大悲

咒，禮拜著觀音，但是否有了解，學習觀音菩薩的慈悲精神，救苦精神？於是我立志——要當一位現代的出家僧！不只是重修行，更是重教育，重弘法，重慈善，重人間，實踐此人此時此地的人間關懷與淨化。

於是我懷抱著夢想，拖著行李，從台南北上新竹，到了又冷又陌生，位處半山腰的新竹福嚴佛學院求學，希望可以學習更多的佛法，對導師所說的「人間佛教思想」一定要深入了解。

在正式進入福嚴之前，基本上出家人該會的「三刀六槌」，對我來說，可是相當陌生的。所以入學後初期，既要從事大寮工作，開菜單、煮菜、切水果、煮飯，煮麵，還要兼顧繁重課業，常讓弟子備感壓力。「我

好像會畢不了業耶！」回想當時，我確實常常如此懷疑。然而，每當我內心稍稍浮現這般負面情緒時，就會馬上憶念我的菩提願，讓自己重新燃起信心，繼續以堅定的步伐，朝自己立下的目標邁進。不知不覺就這樣過了四年。

在這四年的過程中，令我最歡喜、也是最難忘的，就是在大二下學期時，在師長的鼓勵與肯定下，圓滿了自己想出家的心願。出家後，還當了師長的侍者。也因為當了侍者，跟許多師長有更多的互動與了解。不僅有機會可以服務師長，最寶貴的是，還可以從許多師長的言行舉止當中參學到法與德行。

雖然一開始我滿緊張當侍者的，畢竟是服務師長，凡事都要謹慎，但在這過程中，我為了要細心照顧師長，心變的越來越柔，越細心。也因為服務師長這個十分難得的機緣，跟師長的距離無形當中變近了，更可以就近觀察師長的生活好習慣，以及有趣親切隨和的一面。舉例來說，因為侍者照顧院長關係，感受到厚觀院長嚴肅下的慈悲與隨和，此外長慈院長則是性情溫柔，且行事細心。這些都是學習的最佳典範。

在求學的過程中，很感謝學長的照顧與嚴格的教導帶領。不知不覺當中，突然有一天，我發覺自己的忍辱力與道心，比以往更加成長。🙏



## 我參與了深山裡的植木業

◇ 章力恆



有部日本電影，講述一位年輕人誤打誤撞，到深山體驗從事植木業的成長故事。品質上佳的樹木，需要不少培植條件，不是隨意栽種培植，就有好樹可得。這需要有許多知識和方法。其中，植樹人所付出的辛苦勞力不說，堅持好木，就要時間。所伐的樹，往往是前人所植；所植的樹，眼下不收成，留給後人。然而，在等待樹木成長過程中，歲月無情，植樹人早已年華逝去。一般行業只求眼前的經濟效果，真的難以體會這種冷門的植木業所含藏的一種心甘情願。

回首看看自己在新竹福嚴佛學院，也算是參與了「深山」裡的「植木業」。那是種植心靈的菩提之樹。我自己的性格，長久以來在學習上總是彳亍而行，偶有突發的感念，才慢

馬加鞭一番。在福嚴的日子，隨著團體生活的步伐，急緩似乎多少有點平衡。這幾年，我在浩瀚法海中，不敢說領略什麼道理，但累積一點閱讀心得，也漸漸梳理自己學習的定位。平平淡淡中，有聞法之喜悅，也有應對課業、生活之苦悶。那是因為不是所有內容或訓練方式都是自己主觀喜好的。但後來發現，學習本身，不管法義或生活上的技巧等等，有時能作廣泛的涉獵，總是對自己有些幫助。在學習接納和欣賞不同方式的過程當中，面對的其實是自己內心的一套標準。

佛學該如何實踐開來，尤其較具學術的部分，常讓我感到和現今人心需求有段距離。曾經就類似學以致用的疑惑請教師父，師父當時扼要的提點要掌握「客觀」，在我心裡至今仍

思索咀嚼著。要培養客觀，要去掉的雜質，或許就是長久以來的主觀成見。真能客觀，就能不囿於自己固有的文化觀念，認識純正的佛法。

經歷書本或課堂上所聞，我們確實面對著許多法義和傳承上的抉擇。如果沒有嘗試去了解佛教的思想史，這就有所欠缺，難以建構宏觀的佛教觀。釐清這當中的學程，就知道佛法的學習，講求長遠的資糧積聚。這讓我想起師長在始業式和結業式時說

到的：「學期制只是短暫的學程，學習佛法不只是這一生的事。」

堅持好木，就要時間。當樹木也需要百年的培育之時，更何況是人心的千錘百煉？一方面承蒙師長的經驗指教，一方面作為學生要主動而用心，才能受益。畢竟自己才是真正的植樹人。隨著畢業鐘聲響起，畢業班種種因緣際會，一幕一幕在心頭上現起。感念諸善緣的護持成就，讓我們共赴這場植樹育人的法宴。🙏



## 論莊子的逍遙與佛家的解脫

文／釋真傳（壹同女眾佛學院第一屆研究所畢業）

人為有質之形，難免為形所拘；行於世，亦難不為環境、世道所困。自古詩詞歌賦多惆悵，懷才不遇飲恨者亦不在少數，鵬之搏扶直上九萬里，尚須風之積厚，方可乘風而行。人中一出生即資源豐沃者少，大多須幸遇伯樂，需有培土，才可舒大志。從古至今，多少人志不得伸而困鬱終身。莊子〈逍遙遊〉中引鯤鵬與蜩鳩起小大之辯，主張「小大之殊，各適其性。」若人於世能量力而為、盡力而行，少欲而常知足自安，此為逍遙之一義也。如蘇軾〈超然臺記〉中所說：「鋪糟醖醢皆可以醉，果蔬草木皆可以飽，吾安往而不樂？」

又〈逍遙遊〉中述：「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。」故宋榮子笑彼知效一官、行彼一鄉、德合一君而爭一國者；然宋榮子雖可榮辱不遷、定乎內外，於世甚寡，莊子猶舉為有所待而不足者。莊子言曰：「至人無己，神人無功，聖人無名。」為己、為功、為名所困者，是小也。又論有待與無待為大小，則後後勝於前前。人而於世，如能心胸寬闊，不為大小長短美醜所拘，不為名利榮辱所困，不以小成而自傲，此又為逍遙之一義也。是以，美惡之辯交乎中，去取之擇交乎前，又何以隨欲而轉以致求禍而辭福？又不必為物挾其高大而臨我。

莊子之逍遙，佛法有而更深遠。莊子論物與人，佛法論六凡四聖，外物一切無過此心所生所識；莊子論小年大年，佛法論無量阿僧祇劫，五百歲與八百歲不過一剎那；莊子說水淺舟大而杯膠，佛法

講芥子可以納須彌、丈室可以納無上大寶座。讀其文時不免思：若我為蜩為鳩，卻懷鯤鵬之志當如何？鯤可為圖南之志而化為鵬，然蜩鳩卻不可為鵬。而佛教以佛性待一切眾生，言：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。」是以，鯤可為鵬，蜩鳩亦可為鵬。以心性緣起之義，一切眾生皆有與佛無二之淨心本性，心外無有實法，得心自在時，石可為空，水可為地，地可如水，又如何蜩鳩不可為鵬？是以龍女即身轉女為男，現於南方成佛；是以小大雖殊而實無礙。仁俊長老述般若意云：「以無所得，得無所礙。」若無所礙，則無有恐怖，遠離顛倒夢想，此乃佛教解脫意之一也。佛教之解脫深淺不同，但若沉空而滯寂，不能起無邊妙用，絕非究竟；又或執有而昧空亦非也。

讀〈逍遙遊〉，最讓我感動的，不是最後的境界，而是那欲往南冥而振翅六月不息的大鵬鳥，是那欲往南冥而鯤捨本形化為鵬。佛法說，一切眾生皆可成佛。一切眾生包含多麼廣大而深遠？殺人狂魔、殺父奪位的國王、因為家裏人一瞬死去而癲狂的婦人，乃至三塗眾生，無一不包。有人以為佛法是至清至高的，而事實上佛

法是樸實又溫柔地包羅了一切或美或惡的萬事萬物。每個眾生都可以為大鵬，都可以到南冥，但是你要持續不斷地努力成長，不自輕不自暴地將自己視為菩薩、視為佛子，深信自己終可從鯤化為鵬，這時間可能是三大阿僧祇劫，可能是無數劫，要經歷無數的生死死生，要體會世間的憂悲惱苦，要扛得住無垠蒼空的孤寂與清冷，要耐得住反覆振翅的疲憊與乏力。

讀到「水之積也不厚，則負大舟也無力；風之積也不厚，則其負大翼也無力。」時想到，在大乘佛教裡，菩薩要成佛，要廣度眾生，要淨佛國土。佛菩薩是水是風，要運載眾生度生死到彼岸，要建立清淨國土接引無邊眾生，所以要發深廣大願，要行六度萬行，以行山填願海，積聚自身資糧，而後能引度無邊眾生。也可以說，如果你有遠大的夢想，卻沒有足夠的實力或者助緣，最終可能置杯焉則膠。所以想要逍遙自在地翱翔於天際，成滿自己的願望，只有不斷積累與成長，把握住每一道能送你遠行的風。不要局限自己的眼光與見識，勿自輕勿自棄，則路雖遙而信彼可至，己雖微而信己可成。🙏

# 梵語佛典教學與學習之心得筆記

文／常精進

## 《中論》〈觀四諦品〉第18頌之觀行與義理解析（十三）

在上一期的《會訊》中，筆者分享說明了月稱論師對《中論》〈觀四諦品〉第18頌之「亦為是假名」（“*sā prajñaptir upādāya*”）一句之解釋，文中指出「空性」並非是一真實之法，只是個「假名」（*upādāya prajñaptir*）。所謂的「假名」（*upādāya prajñaptir*），其梵語之字面義為「依待而有的名稱」，其更深刻的意義為任何依因待緣而成為存在形式的施設或安立。換言之，即實體不可得，是依因待緣而有的存在。在說明頌文之「亦為是假名」（“*sā prajñaptir upādāya*”）義涵之後，月稱論師進一步提出車子的譬喻說明「假名」（*upādāya prajñaptir*）的意義，內容如下：

*cakrādīny upādāya rathāṅgāni  
rathaḥ prajñapyate.*

(*Prasannapadā* [ed. de la Vallée  
Poussin 1913] 504.9)

以下，先就文句中之字詞進行分析。

關於上述引文之一一字詞之分析與

說明如下：

*cakrādīny*: 此為*cakrādi*之中性、複數、業格形式。*cakrādi*為*cakra*與*ādi*之複合詞。*cakra*意為「車」，*ādi*意為“et caetera, and so on”，即表達部分列舉某一長串事物，相當於「...等等」之意。*cakrādi*意為「輪子...等等」，修飾其後之“*rathāṅgāni*”（意為「車子之支分」）。此中，*ādi*可以理解為形容詞，其所修飾之“*rathāṅgāni*”為中性、複數、業格名詞，*cakrādi*受其所修飾之“*rathāṅgāni*”影響，以中性、複數、業格“*cakrādīny*”的形式呈現，意為「輪子...等等的」，修飾“*rathāṅgāni*”。

*upādāya*: 不變化分詞（或作「絕對分詞」），源自動詞詞根 *upa-ā-√dā*（有「獲得」等涵義），原意與一般的「絕對分詞」一樣，表示某一動作發生之前（或者同時）的另一個動作，可理解為：「某法在『獲得』

某種或某些條件後（或者同時）……」，可引申而理解為「依待……」的意思。在此一偈頌中，傳統上是採用此引申義而作「依待……」解。

**rathāṅgāni**: 此為**rathāṅga**（中性）之複數、業格語詞。**rathāṅga**為**ratha**（車子）與**aṅga**（支分）之複合詞，意為「車子的支分」。

**rathaḥ**: 此為陽性名詞**ratha**之單數、主格形式，意為「車子」。

**prajñāpyate**: **pra-√jñā** 之第三人稱、單數、使役形態之被動動詞，在此文脈中可理解為「被安立」或「被施設」。

依據上述各字詞的解析，月稱論師此中所舉之車子的譬喻可直譯如下：

**cakrādīṇy upādāya rathāṅgāni rathaḥ prajñāpyate.**

(*Prasannapadā* [ed. de la Vallée Poussin 1913] 504.9)

依於輪子等之車子的支分，車子被施設。

在了解月稱論師此中所舉之車子與支分之關係的譬喻後，接著要探討筆者在上一期的討論中，於文末留

下一個問題：

關於《中論》此處所說之「假名」，導師在《空之探究》（p. 237）認為：「《中論》的空假中偈，在緣起即空下說：『亦為是假名』。這裡的假名，原文為 *prajñaptir upādāya*，正是《般若經》所說的『受假施設』。」導師如此的看法，能否得到經論的支持呢？

由於現存之「般若經」不見有「受假施設」之詞語，因此導師在《空之探究》推測《般若經》所說之「受假施設」的原語是《中論》此頌中的“*prajñaptir upādāya*”。關於「受假施設」的義涵，《大智度論》卷41〈7 三假品〉提出如下之說明：

五眾因緣和合故名為眾生，諸骨和合故名為頭骨，如根、莖、枝、葉和合故名為樹，是名「受波羅聶提」。<sup>1</sup>(CBETA 2020.Q1, T25, no. 1509, p. 358b22-24)

依據《大智度論》此中對「受波羅聶提」所提供之定義上的說明文字，特別是「如根、莖、枝、葉和合故名為樹」一句，與月稱論師說明“*prajñaptir upādāya*”所舉之譬

1、關於「受波羅聶提」，《大智度論》卷41〈7 三假品〉中有另一義涵相當的說明：

名色有故為人，名色是法，人是假名，是為「受波羅聶提」；取色取名，故名為「受」。(CBETA 2020.Q1, T25, no. 1509, p. 358b29-c2)

喻：「依於輪子等之車子的支分，車子被施設」有相同之義趣。依此來說，導師認為《般若經》所說的「受假施設」的原語即中論此頌中的“*prajñaptir upādāya*”，是一種合理的推斷。

另一方面，Joseph Walser 指出，在南傳文獻 *Puggalapaññatti Aṭṭhakathā*（《人施設義疏》）中，有與 *upādāya-prajñapti* 相當的語詞：*upādā-paññatti*。<sup>2</sup> 此中，*upādā* 為絕對分詞，為梵語 *upādāya* 的巴利語對應詞，而 *paññatti* 即梵語 *prajñapti* 的巴利語對應詞。《人施設義疏》中，提出許多用以說明 *upādā-paññatti* 的例子，如「依於種種支分而有車子、房子、拳」（“*tāni tāni aṅgāni upādāya rathogeham muṭṭhi*”）、「依於種種色等，而有瓶、布」（“*te teyeva rūpādayo upādāya ghaṭo paṭo*”），這些都與前面所說之支分與聚合物之關係的意義一致。<sup>3</sup> 除此之外，《人施設義疏》亦提出義涵更廣的說明例子，

如「依於月亮、太陽的運行等，而有時間及方位」（“*canda-sūriya-parivattādayo upādāya kālo, disā*”）

<sup>4</sup>。Joseph Walser 認為，月亮、太陽的運行，並非如同輪子為車子的支分一樣，是「時間」或「方位」的支分。

<sup>5</sup> 儘管 *upādā-paññatti* 在所舉的例子所呈現的意義與 *upādāya-prajñapti* 不完全相同，但其中支分與聚合物之關係上的意義是一致的。就這意義上來說，導師推定《般若經》所說之「受假施設」的原語即《中論》此頌中的“*prajñaptir upādāya*”，獲得更進一步的支持。

除了推論「受假」的原語為“*upādāya prajñapti*”之外，導師亦提出另一種可能性，如《空之探究》（p. 235）云：

受假，如五蘊和合為眾生，眾骨和合為頭骨，枝葉等和合為樹，這是複合物。在鳩摩羅什（Kumārajīva）的譯語中，受與取（*upādāna*）相當，如五取蘊譯為五受陰，所以受波羅聶

2、參見 Joseph Walser (2005). *Nāgārjuna in Context: Mahāyāna Buddhism & Early Indian Culture*. New York: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, p. 242。

3、參見：<https://tipitaka.org/romn/cscd/abh03a.att4.xml>。

4、參見：<https://tipitaka.org/romn/cscd/abh03a.att4.xml>。

5、參見 Joseph Walser (2005). *Nāgārjuna in Context: Mahāyāna Buddhism & Early Indian Culture*. New York: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, p. 243。

提，可能是 *upādāna-prajñapti*。  
導師依據鳩摩羅什的譯語慣例，推測「受假」的「受」其梵語為 *upādāna*，所提出的例證，為「五受陰」的「受」對應梵語的 *upādāna*。如此的推論雖有其合理性，但在鳩摩羅什的譯文中，「受」可能對應不同的梵語詞，如《小品般若經》中有二處提到「諸法無受三昧」，其中的「受」對應現存之《八千頌般若波羅蜜經》的 *parigrhīta* 與 *upādāna*。在這個例子中，除了 *upādāna*，「受」亦可能是 *parigrhīta*。當然，這是假設現存梵本此處之用語與羅什譯本的底本一致，也有可能二處「諸法無受三昧」的「受」在羅什譯本之底本用字同為 *upādāna*，實際的情況究竟如何，如今恐怕已不得而知了。其實，在羅什的譯文中，「受」亦有對應 *upādāya* 的情形。以羅什所譯之《中論》為例，〈觀如來品〉之「今實不受陰，更無如來法，若以不受無，今當云何受？」一頌，所對應的梵本偈頌為：

*skandhāṃś cāpy anupādāya nāsti  
kaścit tathāgataḥ |  
yaś ca nāsty anupādāya sa  
upādāsyate katham ||*<sup>6</sup>

「今實不受陰」的「受」及「若以不受無」的「受」皆對應 *upādāya*，由此可知，鳩摩羅什亦有將 *upādāya* 譯為「受」的情形。綜合上述之討論，關於導師對「受假施設」所推測的二種可能之梵語詞中（*upādāya-prajñapti* 及 *upādāna-prajñapti*），*upādāya-prajñapti*（或作“*prajñaptir upādāya*”）的可能性比較高，然這並不意味著 *upādāna-prajñapti* 完全不可能是「受假施設」的原語。在緬甸版巴利三藏文獻中之 *Nettipakaraṇa*（《引導論》）裡出現 *upādāna-paññatti* 這樣的語詞：“... *upādānapaññatti sabbaññutāya...*”<sup>7</sup>（可理解為「...受施設是應用於一切知識...」<sup>8</sup>）。根據 *Pāḷi Tipiṭaka* 網站所提供之緬甸「第六次結集」（*Chaṭṭha Saṅgāyana*）巴利三藏資料庫，*upādāna-paññatti* 一詞只在 *Nettipakaraṇa*（《引導論》）出現，並且只有一筆，而此中之「受施設」（*upādāna-paññatti*）的詳細意義並不清楚。儘管如此，這提供了「受假施設」原語為 *upādāna-prajñapti* 的一絲絲可能性。

6、此中之梵漢對應，依據叶少勇所著之《中論頌：梵藏漢合校·導讀·譯註》（p. 373）中所示。

7、參見：<https://tipitaka.org/romn/cscd/s0519m.mul3.xml>。

8、Bhikkhu Ñāṇamoli 譯為“... a description in terms of assuming applied to omniscience ...”。參見 Bhikkhu Ñāṇamoli (1997). *The Guide (Netti-ppakaraṇam)*. London: The Pali Text Society, p. 89。

總結上述之討論，月稱論師在解說「亦為是假名」一句時，提出了「依於輪子等之車子的支分，車子被施設」的譬喻，而此譬喻的義涵與鳩摩羅什所譯之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「三假」中的「受假」的意義一致。依此，「受假」的原語可能是 *upādāya-prajñapti*。此外，巴利文獻中亦有與 *upādāya-prajñapti* 相當的字：*upādā-paññatti*。此一語詞多次出現在經論的「義疏」（*aṭṭhakathā*）及其「復註」（*ṭīkā*）。根據《人施設義疏》中的說明，*upādā-paññatti* 有支分與聚合物之關係的意義，此又進一步加強「受假」的原語是 *upādāya-prajñapti* 的可能性。

然而，在緬甸版巴利三藏文獻中之 *Nettipakaraṇa*（《引導論》）裡出現 *upādāna-paññatti* 這樣的語詞，儘管此中之「受施設」（*upādāna-paññatti*）的詳細意義並不清楚，這對於「受假施設」原語為 *upādāna-prajñapti* 的可能性提供了一絲絲的希望。

在對《中論》“*prajñaptir upādāya*”一詞提出譬喻上的說明後，月稱論師接著對「亦為是假名」一句的解釋作最後的結說，相關之討論將留待下一期中作說明。期待下一期再與大家分享梵語佛典之學習心得筆記！📖

# 溫故知新

## 活動回顧

- 03月 ▶ 03/15~21 福嚴佛學院 禪七（開恩法師指導）。〈參閱 p.1〉
- 05月 ▶ 05/02 福嚴佛學院、壹同女眾佛學院聯合論文發表會。〈參閱 p.1〉
- ▶ 05/17 福嚴精舍 金剛法會。〈參閱 p.1〉
- 06月 ▶ 06/24 福嚴佛學院第十七屆 大學部畢業典禮暨結業式。

## 活動預告

- 09月 ▶ 09/04 福嚴佛學院 新生報到。
- ▶ 09/05~06 福嚴佛學院 新生輔導。
- ▶ 09/06 福嚴佛學院 暑假結束，全院報到。
- ▶ 09/10~12 福嚴佛學院 佛三（會藏法師 主持）。
- ▶ 09/14
  - 〔1〕福嚴推廣教育班 第 40 期正式上課。
  - 〔2〕慧日佛學班 第 29 期正式上課。
- ▶ 09/26 全國聯合論文發表會【佛光大學】。
- 10月 ▶ 10/06 福嚴校友大會。（地點：彰化芬園祥光寺）
- 11月 ▶ 11/17~19 福嚴佛學院 校外參學。
- ▶ 11/22~28 福嚴佛學院 禪七（開恩法師指導）〔看疫情狀況〕。
- 12月 ▶ 12/12 福嚴佛學院 大悲懺法會（院內）。
- 01月 ▶ 01/02 福嚴佛學院 院內論文發表會。
- ▶ 01/22 福嚴佛學院 寒假開始。

第29期

# “慧日佛學班” 2020/9/14 - 2021/1/8

初級班  
開仁法師



## 四預流支 週三／19:00~21:00

四預流支——親近善士、多聞正法、如理思惟、法隨法行。在佛法中是修學正法的共同綱要與次第，而印順導師也有諸多相關的開示，值得用心學習與體會。

停課 12/30、2021/1/6

中級班  
(視訊教學)  
長慈法師



## 印度佛教思想史 週五／19:00~21:00

佛教修行觀的演變有佛法自身的開展，亦受到諸多外來因素的影響。學習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時時回顧思想的流變，把握佛法特質，令正法久住。

停課 10/2、2021/1/1

高級班  
宗證法師



## 俱舍論 週一／19:00~21:00

部派思想精密且繁瑣，復重於思辨，難以通盤掌握。《俱舍論》綜合上座部發展以來的精深教義而歸於正理；藉由學習此論，正可鳥瞰部派阿毘達磨浩瀚的法義。

課程如有變更，依「慧日講堂」網站公告為準：<https://www.lwdh.org.tw>

上課地點 台北市中山區朱崙街36號（中興高中隔壁）

報名方式  
• 線上報名：<https://www.lwdh.org.tw/>  
• 慧日講堂：電話：(02)2771-1417 E-mail：[light.wisdom@msa.hinet.net](mailto:light.wisdom@msa.hinet.net)



※歡迎隨喜贊助／• 郵政劃撥：00143225 • 戶名：慧日講堂

[www.lwdh.org.tw](http://www.lwdh.org.tw)

# 福嚴

## 校友大會

第 九 屆

2020

10 / 6

國曆 (二)

地點：祥光寺

Tel: 04-8590085

彰化縣芬園鄉中山路 336 號



學佛也就是這樣，先從凡夫發菩提心，由初學，久學而進入大菩薩地，福慧圓滿才成佛。菩薩道重在實行，不單是讚歎信仰究竟的果德就成，而要著重在學習一切菩薩行。

# 導師蹤跡

印順導師圓寂十五週年



▲民國 74 年導師於新竹圓光寺避暑



▲民國 74 年導師與一同佛學院師生合影



▲民國 74 年導師與中壢圓光佛學院師生合影



▲民國 74 年導師與真華法師、厚行法師等合影於福嚴精舍



▲民國 75 年導師攝於台中華雨精舍

▼民國 79 年 3 月 15 日導師  
腦部開刀病後於永光寺休養



▲民國 77 年 2 月導師攝於  
南投永光別苑



▲民國 75 年導師遊台中亞哥花園



▲民國 76 年南投  
永光別苑靜養